



80 P. or. 533/  
11

W



第四十六回

此回自吳神仙後。又是一番結果也。二十九回以上。雖講財。却單講色。四十六回以上。至三十回以下。雖亦講色。却單講財。故王六兒財中之色也。

上半部凡言六月內事。接連兩箇人。都在六月。如玉樓以六月娶。瓶兒亦以六月密約。應分明處。却不分明的妙。此處言正月內事。接連自初九日。寫至十六日。一日有一日的事。却令人捱看。不覷其板重。不必分明處。却甚分明。

玳安小正是一部結果承繼西門員外達之人也。此





處以下龜結束衆人却先點小玉玳安之私。并以衆  
丫鬟襯春梅之氣骨。總是此回乃結上起下之文也。  
要皮襖。乃月娘金蓮終離之由。却已於此處安根。必  
用皮襖。蓋欲于後文既回顧既死之瓶兒。又掩映方  
張之如意。總收入月娘金蓮文中。再從王六兒處插  
入申二姐。挽合春梅。總欲於此番一鬧。將衆人都合  
攏來。死者生者。一齊開交。特與翡翠軒四人一合寫  
作映而已。于此處安根。針線之妙。乃在一皮襖與金  
扇明珠一樣章法也。

卜龜兒止月娘玉樓瓶兒三人。而金蓮之結果。却用



自己說出。明上。是其後事。一毫不差。而看者止見其閒話。又照管上文。神仙之相。合成一片。至于春梅。乃用迎春等三人同時一觀。其獨出之致。前程若龜鑑。文字變動之法。如此。否則一齊小龜。不與神仙之相重復刺眼乎。

妙在吳神仙是相上之話。移此處不得。此處卜龜是賣卜老姬之話。移彼處不得。

此處篇首偏又找一烟火。文字周匝之甚。

請四丫鬟不用至六兒。却用賣四嫂。百忙裏又爲賣四嫂安線也。







第四十六回

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戲笑卜龜兒

詞曰

小市東門欲雪天

此○同○總○是○伏○線○文字

衆中依約見神仙

金蟬

飲散黃昏入草上

醉容無語立門前

塵哄一街烟

右調浪淘沙

話說西門慶那日打發吳月娘衆人往吳大妗子家吃酒

去了先安一句在此李智黃四約坐到黃昏時分就告辭起身伯

爵趕送出去如此這般告訴我已替二公說了准在明日

第一奇書

四十六回

三



還找五百兩銀子。那李智黃四向伯爵打了恭，又打恭去了。伯爵復到廂房中，和謝希大陪西門慶飲酒。只見李銘掀簾子進來，伯爵看見便道：「李日新來了。」李銘扒在地下磕頭。西門慶問道：「吳惠怎的不來？」李銘道：「吳惠今日東平府官身，也沒去在家裡。客眠小的叫了王桂來了，便叫王桂進來與爹磕頭。」那王桂掀簾進入房裡，朝上磕了頭，與李銘站立在傍。伯爵道：「你家桂姐剛纔家去了，你不知道。」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並不知道。」伯爵回西門慶說。他兩箇怕不的還沒吃飯哩。哥分付拿飯與他兩箇吃。書童在旁說：「二爹叫他等一等，亦發和吹打的。」



一答裡吃罷敢也拏飯去了。伯爵令書童取過一箇托盤來，桌上掉了兩碟下飯，一盤燒羊肉，遞與李銘等拿了飯來。你每拏兩碗在這明間吃罷。說書童兒我那傻孩子，常言道：

以下又恐拂書童意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你不知他這行人

故雖是當院出身小優兒，比樂工不同一槩看待也罷了。

顯的說你我不幫襯了。

你是書童總之一人不敢傷一語少直必用許多挽回小人情如

畫

被西門慶向伯爵頭上打了一下笑罵道：怪不的你這

狗才行計中人只護行計中人，又知這當差的甘苦。伯爵

道：傻孩兒，你知道甚麼？你空做子弟一場，連惜玉憐香四箇字你還不曉的。粉頭小優兒如同鮮花一般，你惜憐他。



越發有精神。你但折到他敢就入聲。甘州懃上瘦損。難以

存活。

又照管書童却暗爲

西門慶笑道。還是我的兒。曉的

先點題面

道理。那李銘王柱。須臾吃了飯。應伯爵叫過來分付你兩

作者做此。一書之樞紐也。

箇會唱雪月風麗。共裁剪。不會李銘道。此是黃鍾小的。每

的。于是王柱彈琵琶。李銘揀箏。頓開喉音唱了一套唱

完了。看上晚來正是

金烏漸上落西山。

玉兔看月上盡闌。

佳人款上來傳報。

月透紗窗衾枕寒。

西門慶命收了家火。使人請傳夥計韓道國。雲主管賁四。

陳敬濟。大門首用一架圍屏。安放兩張桌席。懸掛兩盞羊



角燈擺設酒筵堆集許多春繁菓盒各樣餽饌西門慶與  
伯爵希大都一帶上面坐了夥計主管兩旁打橫大門首  
兩邊一邊十二盞金蓮燈還有一座小烟火烟火餘意西門慶  
分付等堂客來家時放先是六箇樂工擡銅鑼銅鼓在大  
門百吹打吹了一回又清吹細樂上來李銘玉桂兩箇  
小僂兒爭琵琶上來彈唱燈詞那街上來往圍看的人莫  
敢仰視西門慶帶志靖冠絲絨鶴氅白綾襖子玳安與平  
安兩箇一遞一桶放花兒兩名排軍執攬杆攔擋閑人不  
許向前擁擠不一時碧天雲靜輪蹄刃凍升之時街上  
遊人十分熱鬧但見



戶戶鳴鑼擊鼓、家家品竹彈絲、遊人隊隊踏歌來、士女  
翩翩垂舞調、鰲山結綵巍峩百尺矗晴雲、鳳禁縹香縹  
緲千層籠綺隊、開廷內外、溶溶寶月光輝、盡閣高低、燦  
燦花燈照耀、三市六街人鬧熱、鳳城佳節賞元宵、

且說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小玉衆人見月娘不在、聽見大  
門首吹打銅鼓彈唱、又放烟火、都打扮着走來在圍屏後、  
扒着望外瞧、書童兒和畫童兒兩箇在圍屏後火盆上篩  
酒、原來玉簫和書童舊有私情、兩箇常時戲狎、又點雨箇  
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磕、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推  
倒了、那火烘烘上騰起來、沸了一地灰起去、那玉簫還



只顧嘻笑法可笑被西門慶聽見使下玳安兒來問是

誰笑怎的這等灰起○借○玉○簫○吹○春○梅○又○如○借○五○樣○映○金○那日春梅穿着新白綾襖子大紅遍

地金比甲正坐在一張椅兒上看見他兩個推倒了酒就

揚聲罵玉簫道好箇茫浪的淫婦見了漢子就邪的不知

怎麼樣兒的了只當兩箇把酒推倒了總罷了都還嘻

哈比不知笑的是甚麼把火也瀾死了平白落人恁半頭

灰寫春梅玉簫見他罵起來說的不敢言語往後走了寫春梅

慌的書童兒走上去回說小的次盆上篩酒來扒倒了錫

瓶裡酒了西門慶聽了便不問其長短就罷了處七先是

那日賁四娘子先是二字打聽月娘不在平昔知道春梅

第一奇書四十大回六



主簫迎春蘭香四箇是西門慶貼身答應得寵的姐兒大  
節下安排了許多菜蔬果品使了他女孩兒長兒來要請  
他四箇去他家裡坐坐眾人領了來見李嬌兒李嬌兒說  
我燈草拐杖做不得主你還請問你爹去問雪娥雪娥亦  
發不敢承攬只等挨到掌燈已後賁四娘子又使了長兒  
來邀四人蘭香推玉簫玉簫推迎春迎春推春梅要會齊  
了轉央李嬌兒和西門慶說放他去那春梅坐着紋絲兒  
也不動反罵玉簫等都是那沒見食面的行貨子從沒見  
春梅若夫蘭香非無人憐之則玉簫之酸劣何如  
酒席也聞些氣兒來我就去不成也不到央及他家去一  
箇箇鬼攬搭的也似不知忙些甚麼教我半箇眼兒看的



梅。那迎春玉簫蘭香都穿上衣裳打扮的齊整。出來又不敢去這春梅又只顧坐着不動身書童見賁四嫂又使了長兒來邀說道我拚着爹罵兩句也罷等我上去替姐每稟上去。映玉簫一直走到西門慶身邊附耳說道。

賁四嫂家大節間要請姐每坐上姐教我來稟問爹去不去西門慶听了分付教你姐每收拾去早些來家裡没人這書童連忙走下來說道還虧我到上頭一言就准了教你姐快收拾去早些來那春梅總慢慢往房裡勻施脂粉去了不一時四箇都一答兒裡出門書童扯圍屏掩過半邊來遮着過去。一絲到了賁四家賁四娘子見了如同天



上落下來的一般迎接進屋裡頂榻上點着綉毬紗燈一

張桌兒上整齊餚菜趕着春梅叫大姑迎春叫二姑玉簫

是三姑蘭香是四姑都見過禮又請過韓回子娘子來相

陪春梅迎春上坐玉簫蘭香對席貴四嫂與韓回子娘子

打橫長兒往來盪酒拿菜按下這裡不題西門慶因叫過

樂工來分付你每吹一套東風料悄好事近與我所正值

後邊拿上玫瑰元宵來眾人拿起來同吃端的香甜美味

人口而化甚應佳節又插一筆李銘王柱席前拿樂器接

着彈唱此詞端的聲韻悠揚疾徐合節這裡彈唱飲酒不

題且說玳安與陳敬濟袖着許多花炮又叫兩箇排軍拿

○花○園○調○寄○點○題○

按  
下  
處

又  
是  
一  
處



着兩箇燈籠竟往吳大妗子家來接月娘衆人正在明間  
 飲酒見了陳敬濟來教二舅和姐夫房裡坐你大舅今日  
 不在家衛裡看着造冊哩一面放桌兒拿春盤點心酒菜  
 上來陪敬濟玳安走到上邊對月娘說爹使小的來接娘  
 每來了請娘早些家去恐晚夕人亂和姐夫一答兒來了  
 月娘因頭裡惱他就一聲兒沒言語答他吳大妗子便叫  
 來定兒拿些兒甚麼與玳安兒吃來定兒道酒肉湯飯都  
 前頭擺下了吳月娘道忙怎的那裡纔來乍到就與他吃  
 教他前邊站着我每就起身吳大妗子道三姑娘慌怎的  
 上門兒恠人家大節下姊妹間衆位開懷大坐七兒左右



家裡有他二姐和他姐在家裡怕怎的、老早就要家去、是  
別人家又是一說、因叫郁大姐你唱箇好曲兒、伏侍他衆  
位娘、孟玉樓道、他六娘好不惱他哩、說你不與他做生日、  
郁大姐連忙下席來、與李瓶兒磕了四個頭、寫瓶兒說道、自  
從與五娘做了生日家去、就不好起來、昨日始奶上、這裡  
接我、教我、纔收拾闌闌了來、若好時、怎的不與你老人家  
磕頭、金蓮道、郁大姐你六娘不自在哩、你唱箇好的、與他  
廝、他就不惱你了、那李瓶兒在旁只是笑、不做聲、郁大姐  
道、不打緊、拿琵琶過來、等我唱大妗子、叫吳舜臣媳婦、鄭  
三姐、你把你二位姑娘和衆位娘的酒兒斟上、這一日還



沒上過鍾酒兒那郁大姐接琵琶在手用心用意唱了一  
箇一江風正唱着月娘便道怎的這一回子恁涼凄<sub>七</sub>的  
起來來安兒在旁說道外邊天寒下雪哩孟玉樓道姐<sub>七</sub>  
你身上穿的不單薄我倒帶了箇綿披襖子來了咱這一  
回夜深不冷麼月娘道既是下雪叫箇小廝家裡取皮襖  
來咱每穿那來安連忙走下來對玳安說娘分付叫人家  
去取娘們皮襖哩那玳安便叫琴童兒你取去罷等我在  
這裡伺候那琴童也不問一直家去了少頃月娘想起金  
<sub>○在○一○皮○襖○奇○絕</sub>  
蓮沒皮襖因問來安兒誰取皮襖去了來安道琴童取去  
了月娘道也不問我就去了玉樓道剛纔短了一句話不



該教他拿俺們的。他五娘沒皮襖，只取姐七的來罷。月娘道：怎的沒有？還有當的人家一件皮襖，取來與六姐穿。就是了。因問玳安：那奴才怎的不去？却使這奴才去了？你叫他來一面把玳安叫到跟前吃月娘儘力罵了幾句道：好奴才！使你怎的不動？又坐壇遣將兒，使了那箇奴才去了。也不問我聲兒，三不知就去了。怪不的！你做大官兒，恐怕打動你展翅兒，就只遣他去。有心人偏見出許多不是來玳安道：娘錯怪了小的。頭裡娘分付若是叫小的去，小的敢不去來安。下來只說教一箇家裡去。月娘道：那來安小奴才敢分付你俺們？恁大老婆還不敢使你哩。如今慣的你這奴才們。



有些捐兒也怎的一來主子烟薰的佛像掛在牆上有恁  
施主有恁和尚你說你恁行動兩頭戳舌舐勤出尖兒外  
合裡應好懶食饕餮地瞞官作弊幹的那繭兒我不知知道  
也。你。家。二。字。奇。絕。

哩頭裡你家主子沒使你送李桂兒家去你怎的送他人  
拿着毡包你還匹手奪過去了留了頭不留了頭不在你  
使你進來說你怎的不進來你便送他啣嘴吃去了却使  
別人進來須知我若罵只罵那箇人了你還說你不久慣  
牢成玳安道這箇也沒人就是畫童兒過的舌爹見他抱  
着毡包教我你送送你桂姨去罷使了他進來的娘說留  
了頭不留了頭不在於小的小的管他怎的月娘大怒罵



道賊奴才還要說嘴哩。我可不這裡閑着。和你犯干兒哩。你這奴才脫膊倒拘過颶了。我使着不動要嘴兒。我就不信到明日不對。他說把這欺心奴才打與你箇爛羊頭也。

明與桂姐爭氣

不筭。吳大妗子道。玳安兒還不快替你娘們取皮襖去。

一語

又道姐上你分付他拿那裡皮襖與他五娘穿。潘金蓮

月娘不言生氣

接過來說道。姐上不要取去。我不穿皮襖。教他家裡稍了。

我的披襖子來罷。人家當的好也。反也。黃狗皮也似的穿

在。身上教人笑話。也不長久。後還贖的去了。月娘道。這皮

襖倒不是當的。是李智少十六兩銀子。准折的當的。王招

映三官桂姐事

宣府裡那件皮襖與李嬌兒穿了。因分付玳安皮襖在太



欄裡門王簫尋與你就把大姐的皮襖也帶了來玳安把  
嘴谷都走出來陳敬濟門道你到那去玳安道精是攬氣  
的營生一遍生活兩遍做這咱晚又往家裡跑一遭逕走  
到家西門慶還在大門首吃酒傅夥計雲主管都去了還  
有應伯爵謝希大韓道國賁四衆人吃酒未去便問玳安  
你娘們來了玳安道沒來使小的取皮襖來了說畢便往  
後走先是琴童到家上房裡尋玉簫要皮襖小玉坐在炕  
上正沒好氣說道四箇淫婦今日都在賁四家吃酒  
哩我不知道皮襖放在那裡往他家問他要去這琴童一  
直走到賁四家且不叫在窓外悄聽只見賁四嫂說

○與○玳○安○對○



道大姑和三姑怎的這半日酒也不止菜兒也不揀一筋  
兒嫌俺小家兒人家整治的不好吃也怎的春梅道四嫂  
俺每酒勾了賁四嫂道耶嚶沒的說怎的這等上門兒怪  
人家又叫韓回子老婆你是我的切隣就如副東一樣三  
姑四姑跟前酒你也替我勸七兒怎的单板着像客一般  
又叫長姐篩酒來斟與三姑吃你四姑鍾兒淺斟些兒罷  
蘭香道我自來吃不的賁四嫂道你姐兒們今日受餓沒  
甚麼可口的菜兒管待休要笑話今日要叫了先生來唱

為水戰雷他

與姑娘們下酒又恐怕爹那裡聽着淺房淺屋說不的俺  
小家兒人家的苦說着琴童兒敲了敲門衆人都不言語



了長兒問是誰琴童道是我尋姐說話一面開了門那琴  
 童入來玉簫便問娘來了那琴童看着侍笑半日不言語  
 玉簫道惟雌牙的誰與你雌牙問着不言語琴童道娘每  
 還在於子家吃酒哩見天陰下雪使我來家取皮襖來都  
 教包了去哩玉簫道皮襖在描金箱子裡不是叫小玉拿  
 與你琴童道小玉說教我來問你要玉簫道你信那小淫  
 婦兒他不知道怎的映小春梅道你每有皮襖的都打發  
 與他俺娘沒皮襖只我不動身蘭香對琴童你三娘皮襖  
 間小鵲要迎春便向腰裡拿鑰匙與琴童兒各各教綉春  
 開裏間門拿與你琴童兒走到後邊上房小五和玉樓房



中小鵞都包了皮襖、交與他正拿着往外走、遇見玳安問、  
道你來家做甚麼、玳安道、你還說哩、爲你來了、平白教大  
娘罵了我一頓好的、又使我來取五娘的皮襖來、琴童道、  
我如今取六娘的皮襖去也、玳安道、你取了、還在這裡等  
着我、一答兒裡去、你先去了、不打緊、又惹的大娘罵我、說  
畢、玳安來到上房、小玉正在炕上、籠着爐臺、撈火、口中磕  
瓜子兒、見了玳安、問道、你也來了、有情語開玳安道、你又  
說哩、受了一肚子氣、在這裡、娘說我遣將兒、因爲五娘沒  
皮襖、又教我來說、大櫥裡有李三、准折的一領皮襖、教拿  
去哩、小玉道、玉簫拿了裏間門上鑰匙、都在賁四家吃酒、

玳安成嬌在此處透出

有情語開



哩教他來拿玳安道琴童往六娘房裡去取皮襖便來也  
教他叫去我且歇上腿兒拷上火兒着又要使人那小玉便讓  
炕頭兒與他並肩相挨着向火小玉道壺裡有酒篩盞子  
你吃玳安道可知好哩看你下顧小玉下來把壺坐在火  
上抽開抽替拿了一碟子臘鵝肉篩酒與他無人處兩箇  
就接着啞舌親嘴此處爲竊正吃着酒只見琴童兒進來  
玳安讓他吃了一盞子便使他叫玉簫姐來拿皮襖與五  
娘穿那琴童抱毡包放下走到賁四家叫玉簫玉簫罵道  
賊囚根子又來做甚麼又不來省却凡多文字遞與鑰匙  
教小玉開門那小玉開了裡間房門取了一把鑰匙通了

第一奇書

四十一回

一三



半○日○白○通○不○開○琴○童○兒○又○往○賁○四○家○問○去○那○玉○簫○道○不○是○

那○箇○鑰○匙○娘○櫥○裡○鑰○匙○在○床○褥○子○座○下○哩○此處又省學史公者干此處當

細讀○小○玉○又○罵○道○那○淫○婦○了○子○釘○在○人○家○不○來○兩○頭○來○回○只○

教○使○我○及○開○了○櫥○裡○又○沒○皮○襖○琴○童○兒○來○回○走○的○報○怨○道○

○致○玉○之○小○玉○也○就○死○也○死○三○日○三○夜○又○撞○着○急○瘟○死○鬼○小○奶○上○兒○們○把○人○

魂○也○走○出○了○如○向○玳○安○道○你○說○此○回○去○又○惹○的○娘○罵○不○說○

屋○裡○只○恠○俺○們○走○去○又○對○玉○簫○說○裡○間○娘○櫥○裡○尋○沒○有○皮○

襖○玉○簫○想○了○想○笑○道○我○也○忘○記○在○外○間○大○櫥○裡○到○後○邊○只○

三字妙絕○史○公○又○被○小○玉○罵○道○淫○婦○吃○那○野○漢○子○搗○昏○了○皮○襖○在○

這○裡○却○到○處○尋○一○面○取○出○來○將○皮○襖○包○了○連○大○姐○皮○襖○都○



交付與玳安琴童兩箇拿到吳大妗子家月娘又罵道  
奴才你說同了都不來罷了那玳安不敢言語琴童道娘  
的皮襖都有了等着姐又尋這件青鑲皮襖于是打開取  
出來吳大妗子燈下觀看說道好一件皮襖五娘你怎的  
說他不好說是黃狗皮那裡有恁黃狗皮與我一件穿也  
罷了月娘道新上的皮襖兒只是面前歇胸舊了些兒到  
明日從新換兩個遍地金歇胸就好了孟玉樓拿過來與  
金蓮戲道我兒你過來你穿上這黃狗皮娘與你試上看  
好不好金蓮道有本事到明日問漢子要一件穿也不杜  
的平○白○拾○人○家○舊○皮○襖○披○在○身○上○做○甚○麼○  
不啻月娘面皮玉樓戲



○此處以玉樓襯金蓮又是一樣章法與別不同

道好個不認業的人家有這一件皮襖穿在身上念佛于

是替他穿上見寬大大金蓮總不言語當下月娘與王

樓瓶兒俱是貂鼠皮襖都穿在身上拜辭吳大妗子二妗

子起身月娘與了郁大姐一包二錢銀子吳銀兒道我這

裡就辭了妗子列位娘磕了頭罷當下吳大妗子與了一

對銀花兒月娘與李瓶兒每人袖中拿出一兩銀子與他

桂姐乾替別人認了乾娘也磕頭謝了吳大妗子同二妗子鄭三姐都

還要送月娘衆人因見天氣落雪月娘阻回去了琴童道

頭裡下的還是雪這回沾在身上都是水珠兒只怕濕了

娘們的衣服問妗子這裡計把傘打了家去吳二舅連忙



取了傘來琴童兒打着頭裡兩個排軍打燈籠引着一簇  
男女走幾條小巷到大街上陳敬濟沿路放了許多花炮  
因叫銀姐你家不遠了俺每送你到家月娘便問他家在  
那裡敬濟道這條衚衕內一直進去中間一座大門樓就  
是他家吳銀兒道我這裡就辭了娘每家去月娘道地下  
濕銀姐家去罷頭裡已是見過禮了我還着小厮送你到  
家因叫過玳安你送上銀姐家去敬濟道娘我與玳安兩  
個去罷月娘道也罷你與他兩箇同送他送那敬濟得不  
的一聲同玳安一路送去了吳月娘家人便回家來潘金  
蓮路上說大姐姐你原說咱每送他家去怎的又不去了

刻○骨○爲○金○蓮○馬○生○却○見○襖○出○月○娘○半○日○

特○刺○桂○兒○

與○戲○嬌○客○

一○回○時○照○此○處○要○送○見○前○不○送○之○爲○惹○蓮○也○



惱桂姐、而附銀兒處

月娘笑道：「你也只是個小孩兒，哄你說要了兒，你就信了。」

麗春院是那裡，你我送去。金蓮道：「像人家漢子在院裡嫖了來，家裡老婆沒曾往那裡尋去，尋出沒曾打成一鍋粥。」

月娘道：「你等他爹到明日往院裡去，你尋他尋試試，倒沒」

的教人家漢子當粉頭拉了去看你。如兩箇口裡說着看。又是

看走到東街上，將近喬大户門首，只見喬大户娘子和他

家女春

外甥媳婦段大姐在門首站立遠遠見月娘一簇男女過

來就要拉請進去。月娘再三說道：「多謝親家盛情，天晚了，

不進去罷。」那喬大户娘子那裡肯放，說道：「好親家怎的上

門兒恁人家強把月娘衆人拉進去了。客位內掛着燈擺



設酒菓有兩箇女兒彈唱飲酒不題却說西門慶在門首  
 與伯爵衆人飲酒將闌伯爵與希大整吃了一日頂額吃  
 不下去見西門慶在椅子上打盹趕眼錯把菓碟兒都倒  
 在袖子裡和韓道國就走了只落下賁四陪西門慶打發  
 了樂工賞錢賁四家請客故也分付小廝收家火息燈燭歸後邊  
 去了只見平安走來賁四家叫道你們還不起身爹進去  
 了那玉簫聽見和迎春蘭香慌的辭也不辭都一溜烟跑  
 了觀春只落下春梅拜謝了賁四嫂纔慢上走回來看見  
 蘭香在後邊脫了鞋趕不上因罵道你們都搶棺材奔命  
 哩把鞋都跑脫了穿不上像甚腔兒到後邊打聽西門慶



在李嬌兒房裡都來磕頭大師父見西門慶進入李嬌兒房中都躲到上房和小玉在一處玉簫進來道了萬福那小玉就說玉簫娘那裡使小廝來要皮襖你就不來管管兒只教我拿我又不知那根鑰匙開櫥門及自開了又沒有落後却在外邊大櫥櫃裡尋出來你放在裡頭怎昏搶了不知道姐上每都吃勾來了罷點出的不悅幾曾見長出塊兒來玉簫吃的臉紅上的道恁小淫婦兒如何狗撾了臉似的人家不請你怎的和俺們使性兒映出小玉道我稀罕那淫婦請大師父在傍劝道姐上每義讓一句兒罷你爹在屋裡所着只怕你娘們來家頓下些茶兒伺候正說着只見琴



童抱進毡包來王簫便問娘來了琴童道娘每來了又被  
 喬親家娘在門首讓進去吃酒哩也將好起身兩箇經不  
 言語了不一時月娘等從喬大戶娘子家出來到家門首  
 是四房內住者  
 賁四娘子走出來廝見陳敬濟和賁四一面取出一架小  
 烟火來在門首又看放了一回烟火方纔進來又寫  
 嬌兒大師父道了萬福雪娥走來向月娘磕了頭與玉樓  
 等三人見了禮月娘因問他爹在那裡李嬌兒道剛纔在  
 我那屋裡我打發他睡了月娘一聲兒沒言語一沒言語只見  
 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進來磕頭李嬌兒便說今日前邊賁  
 四嫂請了四箇去坐了回兒就來了月娘聽了半日沒言



語二沒  
言語

罵道恁成精狗肉們平白去做甚麼誰教他去來

李嬌兒道問過他爹繼去來月娘道問他好有張主的貨

後撒深對照

你家初一十五開的廟門早了放出些小鬼來了大師父

道我的奶奶恁四箇小畫兒的姐姐還說是小鬼月娘道

上畫兒只畫的半邊兒平白放出去做甚麼與人家喂服

處○上○見○凡○

孟玉樓見月娘說來的不好就先走了落後金蓮見玉樓

起身和李瓶兒大姐也走了止落下大師父和月娘同在

處睡了那雪霰直下到四更方止

已有開筆  
映此不漏正是

香消燭冷樓臺夜

挑菜燒燈掃雪天

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西門慶往衙門中去了月娘約飯



時前後與孟玉樓、李瓶兒三箇同送大師父家去。因在大門裡首站立，見一箇鄉里卜龜兒卦兒的老婆子，穿着水合襖、藍布裙子，勒黑包頭，背着搭褌，正從街上走來。月娘使小廝叫進來，在二門裡鋪下卦帖，安下靈龜，說道：「你卜俺每那老婆扒在地下磕了四箇頭，請問奶奶多大年紀？」月娘道：「你卜箇屬龍的女命？」那老婆道：「若是大龍，四十二歲；小龍兒，三十歲。」月娘道：「是三十歲了。」八月十五日子時生，那老婆把靈龜一擲，轉了一遭兒，住了，揭起頭一張卦帖兒，上面畫着一箇官人和一位娘子，在上面坐，其餘都是侍從人，也有坐的，也有立的，守着一庫金銀財寶。老



婆道這位當家的奶奶是戊辰生戊辰巳巳大林木爲人  
一生有仁義性格寬洪心慈好善看經佈施廣行方便一  
生操持把家做沒箇人頂缸受氣還不道是喜怒有常主  
下人不足正是喜樂起來笑嘻嘻惱將起來鬧哄哄別人  
睡到日頭半天還未起你老早在堂前轉了梅香洗銚鎚  
雖是一時風火性轉眼却無心和人說也有笑也有只是  
這疾厄官上着刑星常沾些啾唧虧你這心好濟過來了  
往後有七十歲活哩孟玉樓道你看這位奶奶命中有子  
沒有婆子道休恠婆子說兒女官上有些不實往後只好  
招箇出家的兒子送老罷了

將結文明  
明說出

隨你多少也存不



的王樓向李瓶兒笑道就是你家吳應元見做道士家名  
又將看月娘指着王樓你也叫他卜卜王樓道你卜箇  
官職過

三十四歲的女命十一月二十七日寅時生那婆子從新

搬了卦帖把靈龜一卜轉到命宮上住了揭起第二張卦

帖來上面畫着一個女人配着三箇男人頭一箇小帽商

旅打扮第二箇穿紅官人第三箇是箇秀才也守着一庫

金銀左右侍從伏侍婆子道這位奶子是甲子年主甲子

玉姐為衆人之冠

乙丑海中金命犯三刑六害夫主尅過方可王樓道已尅

過了婆子道你為人溫柔○月○娘○不○堪○矣○和氣好箇性兒你惱那箇人也

不知喜歡那箇人也不知顯不出來一生上人見喜下欽







兒守着一庫金銀財寶傍邊立着箇青臉獠牙紅髮的鬼  
 婆子道這位奶上庚午辛未路旁土一生榮華富貴吃也  
 有穿也有所招的夫主都是貴人爲人心地有仁義金銀  
 財帛不計較人吃了轉了他的他喜歡不吃他不轉他到  
 惱只是吃了比肩不和的虧凡事恩將仇報正是比肩刑  
 害○亂○擾○上○轉○眼○無○情○就○放○刁○宰○逢○虎○摘○三○生○路○休○遇○人○前○  
 兩○面○刀○奶○上○你○休○恠○我○說○你○佢○好○疋○紅○羅○只○可○惜○尺○頭○短○  
 了○些○氣○惱○上○要○忍○耐○些○就○是○子○上○也○難○爲○李○瓶○兒○道○今○已○  
 是寄名做了道士婆子道既出了家無妨了又一件你老



人家今年計都星照命主有血光之災仔細七八月不見  
哭聲總好說畢李瓶兒袖中掏出五分一塊銀子月娘和  
玉樓每人與錢五十文剛打發卜龜卦婆子去了只見潘  
金蓮和大姐從後邊出來笑道我說後邊不見原來你每  
都往前頭來了月娘道俺們剛纔送大師父出來卜了這  
回龜兒卦你早來一步也教你與你卜卜兒金蓮搖頭兒  
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筭的着命筭不着行想前日道士說  
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上的隨他明日街死街  
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出口說畢和月娘同  
歸後邊去了正是

萬事不由人  
計一生都是命

終



第四十七回

以上四十七回俱是接連而下至此截住上文另起  
頭緒寫一苗員外與西門大官人作對見苗員外以  
一刁氏而喪其身況西門以如許妖孽隨其左右雖  
欲不亡其可得乎其不死于來旺來爵之手者有幸  
有不幸耳

刁氏苗員外妾也且可以殺身況非已所有而據之  
乎

寫陳三翁人之惡襯起苗青寫苗青之惡又襯起西  
門慶也然則寫王六兒夏提刑等無非襯西門慶也



西門慶之惡十分滿足、則蔡太師之惡不言而喻矣。  
一路寫樂三嫂、王六兒、玳安兒、樂二、西門慶、夏提刑、  
平安書童、琴童、各色人等、一時忙上碌上、俱爲一死、  
囚之苗青呼來、唱去的使喚、甚矣財之可畏如此。  
苗員外以財亡身、西門不以此爲鑒戒、而尚貪其逆、  
奴之賂、豈不計及來保等之觀望乎。



苗青貪財害主

西門枉法受班

詩曰

懷壁身堪罪。

償金跡未明。

龍蛇一失路。

虎豹屢相驚。

斃遺虞羅急。

終知漢法平。

須憑魯連箭。

爲汝謝聯成。

話說江南楊州廣陵城內有一苗員外名喚苗天秀家有萬貫資財頗好詩禮年四十歲身邊無子止有一女尚未出嫁其妻李氏身染痼疾在牀家事盡托與寵妾刁氏名



比六兒加等者也

喚才七兒原是娼妓出身

便該

天秀用銀三百兩娶來家

納為側室寵嬖無比忽一日有一老僧在門首化緣自稱

報恩者孝字也。不孝而天。不佑矣。堂中。缺少一

是東京報恩寺僧因為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

尊令人。落淚。安得黃金一。鑄其身哉。故後文用。曾孝序

遊在此訪善紀錄天秀聞之不吝即施銀五十兩與那僧

申冤也。

人僧人道不消許多一半足矣天秀道吾師休嫌少除定

佛像餘剩可作齋供那僧人問訊致謝臨行向天秀說道

員外左眼眶下有一道死氣主不出此年當有大災你有

如此善緣與我貧僧焉敢不預先說知今後隨有甚事切

勿出境戒之戒之言畢作辭而去那消半月天秀偶遊後

園見其家人苗青正與才氏亭側私語不意天秀率至看

報恩寺孝字也。孝而天。不佑矣。堂中。缺少一。尊鍍金銅羅漢故雲。尊令人。落淚。安得黃金一。鑄其身哉。故後文用。曾孝序。申冤也。



見不由分說將苗奇痛打一頓誓欲逐之苗青恐恨轉央親隣再三勸留得免西門不死來終是切恨在心不期有

天秀表兄黃美原是揚州人氏乃舉人出身往東京開封

府做通判亦是博學廣識之人一日寄一封書來與天秀

要請天秀上東京一則遊玩二者爲謀其前程苗天秀得

書大喜因向其妻妾說道東京乃輦轂之地景物繁華吾

心久欲遊覽無由得便今不期表兄書來相招實慰平生

之意其妻李氏便說前日僧人相你面上有災厄囑付不

可出門此去京都甚遠况你家私沉重拋下幼女病妻在

家未審此去前程如何不如勿往爲善天秀不所反加且

爲後文苗青地也

無字可知知也



叱說道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間桑弧蓬矢不能邀遊天下  
觀國之光徒老死牖下無益矣况吾胸中有物囊有餘資  
何愁功名不到手有囊裡兼有胸中乃功名不得乃氏之罪天秀自己之罪也此去表  
兄必有美事于我切勿多言于是分付家人苗青收拾行  
李衣裝多打點兩廂金銀戴一船貨物帶了個安童并苗  
青上東京囑付妻妾守家擇日起行正值秋末冬初之時  
從揚州馬頭上船行了數日到徐州洪但見一派水光十  
分陰惡但

萬里長洪水似傾

東流海島若雷鳴

滔天雪浪令人怕

客旅逢之誰不驚



前過地名陳灣苗員外看見天晚命舟人泊住船裏也  
 天數將盡合當有事不料搭的船隻却是賊船兩個梢子  
 皆是不善之徒一個名喚陳三一一個乃是翁八當言道不  
 着家人弄不得家鬼這苗青深恨家主日前被責之仇一  
 向要報無繇口中不言心內暗道不如我如此這般與兩  
 個梢子做一路將家主害了性命推在水內盡分其財物  
 我回去再把病婦謀死這分家私連刁氏都是我情受的  
 正是

花枝葉下猶藏刺

人心怎保不懷毒

這苗青于是與兩個梢子密七商量說道我家生皮廬中



還有一千兩金銀二千兩段疋衣服之類極廣汝二人若能謀之願將此物均分陳三翁入笑道汝若不言我等亦有此意久矣是夜天氣陰黑苗天秀與安童在中艙裏睡

苗青在艙後將近三鼓時分那苗青故意連呼有賊苗天

用苗青呼妙

秀夢中驚醒便探頭出艙外觀看被陳三手持利刀一下

外中待走何處人嫌確有此

刺中時下推在洪波蕩裡那安童正要走時吃翁八一悶

情

棍打落水中三人一面在船艙內打開箱籠取出一應財

帛金銀并其段貨衣服點數均分二艙便說我若留此貨

物必然有犯你是他手下家人載此貨物到於市店上發

賣浸人相疑因此二艙盡把皮箱中一千兩金銀并苗員



外衣服之類分訖依前撐船回去了。這苗青另搭了船隻載至臨清馬頭上，鈔關上過了，裝到清河縣城外官店內卸下。見了揚州故舊商家，只說家主在後船便來也。這個苗青在店發賣貨物，不題。常言人便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可○憐○苗○員○外○平○昔○良○善○一○旦○遭○其○僕○人○之○害○不○得○好○死○雖○是○不○納○忠○言○之○勸○其○亦○大○數○難○逃○不○想○安○童○被○一○棍○打○昏○雖○落○水○中○幸○得○不○死○浮○沒○蘆○港○忽○有○一○隻○漁○船○撐○將○下○來○船○上○坐○着○個○老○翁○頭○頂○簪○笠○身○披○短○蓑○聽○得○啼○哭○之○聲○移○船○看○時○却○是○一○個○十○七○八○歲○小○廝○慌○忙○救○了○問○其○始○末○情○繇○却○是○揚○州○苗○員○外○家○安○童○在○洪○上○被○劫○之○事○這○漁



翁帶下船取衣服與他換了給以飲食因問他你要回去

不說振決

却是同我在此過活安童哭道主人遭難不見下落如何

回得家去愿隨公在此漁翁道也罷你且隨我在此等

我慢替你訪此賊人是誰再作理會安童拜謝公上遂

在此翁家過活一日也是合當有事年除歲末漁翁忽帶

易時不久

安童正出河口賣魚正撞見陳三翁八在船上飲酒穿着

他主人衣服上岸來買魚安童認得即密與漁翁說道主

人之冤當雪矣漁翁道何不具狀官司處告理安童將情

具告到巡河周守備府內守備見沒証証不接狀子又告

到提刑院夏提刑見是強盜劫殺人命等事把狀批行了



從正月十四日差緝捕公人押安童下來拿人前至新河  
 只把陳二翁八獲住到案責問了口詞二艸見安童在旁  
 執証也沒得動刑一一招了供稱下手之時還有他家人  
 苗青同謀殺其家主分贓而去這里把三人監下又差人  
 訪拿苗青一起定罪因節間放假提刑官吏一連兩日沒  
 來衙門中問事早有衙門透信的人情把這件事兒報  
 與苗青苗青慌了把店門鎖了暗上躲在經紀樂三家這  
 樂三就住在獅子街韓道國家隔壁他渾家樂三嫂與王  
 六兒所交極厚常過王六兒這邊來做伴兒王六兒無事  
 也常往他家行走彼此打的熱鬧這樂三見苗青面帶憂

僧上說入



客門其所以說道不打緊三字間壁韓家就是提刑西門

老爹的外室又是他家夥計和俺家交往的甚好凡事百

依百隨若要保得你無事破多少東西教俺家過去和他

家說上這苗青听了連忙下跪說道但得我身上沒事恩

有重報不敢有忘于是寫了說帖封下五十兩銀子兩套

粧花段子衣服樂三教他老婆拿過去如此這般對王大

兒說王六兒喜歡的要不得一把衣服銀子并說帖都收

下單等西門慶不見來到十七日日酉時分只見玳安夾

着毡包騎着頭口從街心裡來王六兒在門首叫下來問

道你往那里去來玳安道我跟爹走了個遠差往東平府

夥計、外室乎一笑

○他○家○又語他家說也一嘆

○俺○家○與○他○家○說○

○所○以○云○外○室○亦○假○又○是○夥○計○更○妙○天○下○有○外○室○夥○計○或



送禮去來王六兒道你爹如今來了不曾玳安道爹和賣  
 四兩箇先往家去了王六兒便叫進去和他如此這般說  
 話拿帖兒與他瞧玳安道韓大嬸管他這事休要把事輕  
 看了如今衙門裡監着那兩個船家供着只要他哩拿過  
 幾兩銀子來也不勾打發腳下人哩我不管別的帳韓大  
 嬸和他說只與我二十兩銀子罷等我請將俺爹來隨你  
 老人家與俺爹說就是了又一王六兒笑道惟油嘴鬼要  
 飯吃休要惡了火頭事成了你的事甚麼打緊寧可我們  
 不要也少不得你的玳安道韓大嬸不是這等說常言君  
 子不羞當面先斷過後王六兒當下備幾樣菜留玳



安吃酒，玳安道吃的紅頭紅臉，怕家去爹問，却怎的回來。

王六兒道：「怕怎的？你就說在我這里來。」好玳安只吃了一

甌子就走了。王六兒道：「好友，累你說是我這里等着哩。」

安一直來家，文進毡包等的西門慶睡了一覺出來，在廟

房并坐的。這玳安慢上走到根前，說小的回來。韓大孀叫

住小的要請爹快些過去，有句要緊話。和爹說西門慶說

甚麼話，我知道了。說畢，正值劉學官來借銀子，打發劉學

官去了。脉冷西門慶騎馬帶着眼紗小帽，便叫玳安騎重由

個跟隨來到王六兒家，下馬進去，到明間坐下。王六兒出

來拜見了。那日，章同舖子裡上宿，殺來家老婆買了雞



多東西叫老馮厨下整治兒西門慶來了慌忙遞茶西門  
 慶分付琴童把馬送到對門房了裡去把大門關上婦人  
 且不敢就題此事先只說爹家中連日擺酒辛苦我聞得  
 說哥兒定了親事你老人家喜呀西門慶道只因舍親吳  
 大妗那裡說起和喬家做了這門親事他家也只這一個  
 女孩兒論起來也還不班配胡亂親上做親罷了王六兒  
 道就是和他做親也好只是爹如今居着恁大官會在一  
 處不好意思的西門慶道說甚麼哩說了一回老婆道只  
 怕爹寒冷往房裡坐去罷一面讓至房中一面安着一張  
 回兒兩個一籠着火盆西門慶坐下婦人慢上先把舊青  
 面如畫



揭拈拿與西門慶看說他央了間壁經紀樂三娘子過來  
對我說這苗青是他家裡客人如此這般被兩個船家拽  
扯只望除豁了他這名字免提他上備了些礼兒在此謝  
我好友望老爹怎的蔣就他罷西門慶看了帖子因問他  
拿○了○多○少○礼○物○謝○你○  
下論事之  
可否妙王六兒向箱中取出五十

兩銀子來與西門慶瞧說道明日事成還許兩套衣裳西  
門慶看了笑道這些東西兒平白你要他做甚麼你不知  
道這苗青乃揚州苗員外家人因為在船上與兩個船家  
殺害家主攬在河裡置財謀命如今見打撈不着屍首他  
原跟來的一個小廝安童與兩個船家當官三口執証着



要他這一拿去穩定是個凌遲罪名那兩個都是真犯斬  
罷兩個婦家見供他有二十兩銀貨在身上拿這些銀子  
來做甚麼還不快送與他去這王六兒一面到厨下使了  
丫頭錦兒把樂三娘子兒叫了來將原礼交付與他人此  
這般對他說了去那苗青不聽便罷聽他說了猶如一桶  
水頂門上直灌到腳底下正是

驚開六葉連肝肺

說壞三魂七魄心

卽請樂三一處喏議道寧可把二千貨銀都便了只要救  
得性命家去樂三道如今老爹上邊○妙○既發此言一些半些  
恒屈打不動兩位官府須得湊一千貨物與他其餘儀級



原解緝捕再得一半、總得勾用、苗青道、况我貨物未賣、那討銀子來、因使過樂三嫂來、和王六兒說、老爹就要貨物、發一千兩銀子、貨與老爹、如不要、伏望老爹再寬限兩三日、等我倒下價錢、將貨物賣了、親往老爹宅裡進禮去、王六兒拿札帖、復到房裡、與西門慶照西門慶道、既是恁般、我分付原解、且寬限他幾日、教他即便進禮來、令人當下髮指樂三娘子得此口詞、回報苗青、苗青滿心歡喜、西門慶見間壁有人、也不敢久坐、吃了幾鍾酒、與老婆坐了、回見馬來、接就起身家去了、次日到衙門、早發放、也不題問這件事、這苗青就托經紀樂三、連夜替他會了人、搬掇貨物出



去那消三日都發盡了共賣了一千七百兩銀子把原銀  
 王六兒的不動又另加上五十兩銀子四套上色衣服到  
 十九日苗青打點一千兩銀子裝在四個酒罈內又宰一  
 口猪將掌燈已後抬送到西門慶門首手下人都是知道  
 的玳安平安書童琴童四個家人與了十兩銀子纔罷玳  
 安在王六兒這邊梯已又要十兩銀子須臾西門慶出來  
 金蓮調解非此○捲○棚○內○乎○報○應○何○曾○差○來  
 捲棚內坐的也不掌燈月色朦朧纏上來拾至當面苗青  
 穿青衣望西門慶只顧磕頭說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  
 粉身碎骨難報西門慶道你這件事情我也還沒好審問  
 哩那兩個船家甚是攀你奇絕是銀子說話你若出官也有老太



一個罪名既央人說我饒了你一死此礼我若不受你的

你也不放心銀子我還把一半送你掌刑夏老爹同做分

上你不可久住即便星夜回去因問你在揚州那里苗青

磕頭道小的在揚州城內住西門慶分付後邊拿了茶來

那苗青在松樹下立着吃了磕頭告辭回去又叫回來問

下邊原解的你都與他說了未曾銀子苗青道小的外邊

已說停當了西門慶分付既是說了你即回家那苗青出

門走到樂三家收拾行李還剩一百五十兩銀子苗青拿

出五十兩來并餘下幾段子都謝了樂三夫婦一絲五

更替他僱長行牲口起身往揚州去了正是

路苗氏放債已完至西門一死即有代討者



忙忙如喪家之狗

急急似漏網之魚

不說苗青逃出性命去了、單表次日、西門慶夏提刑從衙門中散了出來、並馬而行走到大街口上、夏提刑要作辭分路、西門慶在馬上舉着馬鞭兒說道、長官不棄到舍下、一敘、把夏提刑邀到家來、進到所上、敘禮請入捲棚內、寬了衣服、左右拿茶吃了、書童玳安就安放桌席、夏提刑道、不當閑來打攪、長官西門慶道、豈有此理、須與兩個小廝、用方盒擺下各樣雞蹄、鵝鴨鮮魚、下飯、先吃了飯、收了家伙去、就是吃酒的、各樣菜蔬出來、小金鍾兒銀臺盤兒慢慢斟勸、飲酒中間、西門慶方題起苗青的事來、道、這廝昨



日央及了個士夫再三來對學生說、又餽送了些礼在此、學生不敢自專、今日請長官來與長官計議、于是把礼帖通與夏提刑、夏提刑看了、便道、恁憑長官尊意裁處、西門慶道、依着學生、明日只把那個賊人真贓送過去罷、也不消要這苗青那個原告、小廝安童便收領在外待有了、苗天秀屍首歸結未遲、礼还送到長官處、夏提刑道、長官這就不是了、長官見得極是、此是長官費心一番、何必見諒於我、決然使不得彼此推辭了、半日、西門慶不得已、还把礼物兩家平分了、裝了五百兩在食盒內、夏提刑下席來、作揖謝道、既是長官見愛、我學生不受顯的、迂濶了、盛情



感激不盡寫盡實爲多愧又領了幾盃酒方絕告辭起身

西門慶隨即差玳安拿食盒還當酒抬送到夏提刑家夏

提刑親在門上收了拿回帖又賞了玳安二兩銀子兩名

排軍四錢俱不在話下常言道火到猪頭爛錢到公事辦

西門慶夏提刑已是會定了次日到衙門裡陞廳那提控

節級并緝捕觀察都被樂三上下打點停當擺設下刑具

可監中提出陳三翁入審問情繇只是供稱跟伊家人苗

青同謀西門慶大怒喝令左右與我用起刑來你兩個賊

人專一積年在江河中假以舟楫裝載爲名實是劫幫鑿

漏邀截客旅啗財致命見有這個小廝供稱是你等持月



戮死苗天秀波中、又將棍打傷他落水、見有他主人衣服

有証你如何抵賴別人、同謀○面云、別人、因把安童提上來問道是誰刺死

你主人是誰推你在水中、安童道某日三更時分先是苗

青叫有賊小的主人出艙觀看被陳三一刀戮死推下水

去小的便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總得逃出性命、苗青並

不知下落、西門慶道據這小廝所言就是實話、汝等如何

展轉得過、于是每人兩夾棍三十榔頭、打的胫骨皆碎、

猪也似喊叫、一千兩贓貨已追出大半、餘者花費無存、

裡提刑做了文書、并贓貨申詳東平府、府尹明師文又與

西門慶相交、照原行文書、疊成案卷、將陳三翁八問成強



殺殺人斬罪安童保領在外聽候有日走到東京按到開  
封府黃通判衙內具訴苗青奪了主人家事使錢提刑衙  
門除了他名字出來主人冤仇何時得報通判聽了連夜  
修書并他訴狀封在一處與他盤費就着他往巡按由東  
察院裡投下這一來官叫苗青之禍從頭上起西門慶往  
時做過事今朝沒興一齊來有詩爲証

善惡從來報有因

吉凶禍福並肩行

平生不作虧心事

夜半敲門不吃驚



齊字端門不注蠶

吉凶臨臨

潮州縣志卷之四 藝文志 一 徵求序 諸君

蔡剡野史一書一宋曾刊黃青文歸錄題上跋內附錄

[illegible]

○西○銀○江○拾○公○年○出○來○才○人○資○計○於○報○將○辦○照○跌○解○丁○要

建寧府志卷之四  
具補出青衿丁主人  
宋事於金幣

入。學。堂。縣。令。下。歸。前。日。去。後。直。來。迎。



平插曾公一人特爲後文宋巡按對照。且見西門之惡純是太師之惡也。夫太師之下何止百千萬西門。面一西門之惡已如此。其一太師之惡爲何如也。寫王六兒得銀如畫寫夏提刑得財又好西至寫西門得多金而不以爲意。又觀西門平素之財也。此回上墳爲西門傳中一大總會看他描寫男客如許如許又描寫堂客如許如許又寫姬妾如許如許。特特爲情明節寡婦下根種也。

內于西門祭祖文中偏又夾寫金蓮敬濟一段文字。



忙中間筆已屢言矣。然永如有此段文字。麗極。

看他于本章後接寫七件事。一邪一正。特特刺人眼中。分外令人髮指也。

承保探事亦可爲能矣。不知皆爲後文背主負恩。一回內勢敗奴欺主五字。預先下轉語。見勢未敗之先。皆是良臣而人心之難測。有如此也。

寫西門祭祖是正文。却是旁文。寫弄私情是傍文。又是正文。挑者挑也。總是隨處伏一挑剔。至花園之調笑。不突然也。



第四十八回

弄私情戲贈一枝桃

走捷徑探歸七件事

詞曰

碧桃花下紫簫吹罷  
驀然一點心驚  
却把那人牽掛  
向東風淚洒  
東風淚洒  
不覺暗沾羅帕  
恨如大  
大那冤家  
既是無情  
法回頭看怎麼

妙語解頤

右調桂枝香

話說安童領着書信  
辭了黃通判徑往山東大道而來打

所巡按御史在東昌府住  
劉姓曾雙名孝序

會者爭也序即天敘有典

之敘蓋作者爲世所厄不能自全其孝  
故抑鬱憤懣不遇欲二此一孝之序也

乃都御史曾布之



子新中乙未科進士極是個清廉正氣的官

此書竟有這  
一箇好人

安童自思我若說下書的門上人決不肯放不如等放告

牌出來我跪門進去連狀帶書呈上老爹見了必然有個

決斷于是早把狀子寫下揣在懷裡在察院門首等候多

時只所裏而打的雲板响開了大門曾御史坐所頭面牌

出來大書告親王皇親駙馬勢豪之家

其如蔡  
太師何第二面牌

出來告都布按并軍衛有司官吏第三面牌出來纔是百

姓戶婚田上詞訟之事這安童就隨狀牌進去待把一應

雲情發放淨了方走到丹墀上跪下雨邊左右問是敝甚

麼的道安童方纔把書雙手舉得高七呎呈上只所公座



此會御史叫接上來慌的左右吏典下來把書接上去  
 放平書案上曾公拆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詞書曰  
 萬都下年教生黃端肅 書奉

大杜史少亭曾年兄先生大人門下

違越光儀倏忽

一載知已難逢勝遊易散此心耿耿常在左右去秋忽

報瑤章開軸啟函捧誦之間面神道恍惚儼然長安對

面時也

離合之數

未幾年兄省親南旋復問德音知年

兄按巡齊魯不勝欣慰叩賀叩賀惟年兄忠孝大節風

霜貞操砥礪其心耿耿在廊廟歷歷在土論今茲出巡

正當摘發官邪以正風紀之日區區愛念尤所不能忘



死然頸上有一刀痕命將作簡視明白問其前面是那裡  
公人稟道離此不遠就是慈惠寺縣丞卽拘寺中僧行問  
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例放水燈兒見一死屍從上流  
面來漂入港裡長老慈悲故收而埋之慈悲受累慈強如水秀才之慈悲  
不知爲何而死縣丞道分明是汝衆僧謀殺此人埋于此  
處想必身上有財帛故不肯實說于是不繇分說先把長  
老一繩兩椽一夾一百敲餘者衆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  
入獄中報與曾公再行查看各僧皆稱冤不服曾公尋思  
道是此僧謀死屍必棄於河中豈反埋于岸上此念方可決獄又  
說于碍人衆此有可疑因令將衆僧收監將近兩月不越



按童來告此狀卽令委官排安童前至屍所令其認視安童見屍大哭道正是我的主人被賊人所傷刀痕尚在干是簡驗明白回報曾公卽把衆僧放回一面查刷卷宗復提出陳三翁入審問俱執稱苗青主謀之情曾公大怒差人行牌星夜往揚州提苗青去了一面寫本奏劾提人院兩員問官受賍賣法正是

汚吏駐官濫國刑

曾公判刷雪冤情

雖然號令風霆肅

夢裡輸贏總未真

話分兩頭却表王六兒怕從得了苗青幹事的那二首兩銀子四套衣服與他漢子韓道國就白日不閑一夜沒的



睡計較着要打頭面、治簪環、與裁縫來裁衣服、從新抽銀  
絲髻髻、用十六兩銀子、又買了個丫頭、名喚春香、使喚早  
晚、叫韓道國收用、不題。暴發人確一日西門慶到韓道國

有如此

家、王六兒接着裡面吃茶、畢、西門慶往後邊淨手、去看見  
隔壁月臺、問道、是誰家的、王六兒道、是隔壁樂三家月臺、  
西門慶分付王六兒、如何叫他遮住了、這邊風水、你對他  
說、若不與我、即便拆了我、斗地方、分付他、這王六兒與韓  
道國說、隣舍家、怎好與他說的、韓道國道、咱不如瞞着老  
爹、買幾根木植來、咱這邊也搭起個月臺來、上面晒醬、下  
邊不拘做馬坊、爲西門慶做個東淨、也是好處、老婆道、吓

之馬也



賊沒算計的比是搭月臺不如買些磚瓦來蓋上兩間厦  
子却不好韓道國道蓋兩間厦子不如蓋一層兩間小房  
罷一連三箇不如寫得窮兒暴發徹骨皆見于是使了三十兩銀子又蓋兩間

平房起來西門慶差玳安兒拾了許多酒肉燒餅來與他

家犒賞匠人那條街上誰人不知苗青之錢如此用夏提刑得了

幾百兩銀子在家把兒子夏承恩年十八歲幹入武學肄

業做了生員每日邀結師友習學弓馬西門慶約會劉薛

二內相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合衛官員出人情與他掛

軸文慶賀俱不必細說苗青之錢又如此用西門慶因坟上新蓋了

山子捲們房屋自從生了官哥并做了千戶還沒往坟上



祭祖

大力一總注下如建瓶水

叫陰陽徐先生看了從新立了一座墳

門砌的明堂神路

亦是暴做官

門首栽桃柳週圍種松柏兩邊

叠成坡峯清明日上坡要更換錦衣牌扁

倒揮此數句預為戲贈作周

宰猪羊定桌面三月初六日清明預先發柬請了許多人

搬運了東西酒米下飯菜蔬叫的樂工雜要粉戲的人

一行

小優兒是李銘吳惠王柱鄭奉

一行

唱的是李桂姐吳銀

兒韓玉釧董嬌兒

一行

官客請了張團練喬大戶吳大舅

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大傳縣計韓道國雲

理守賁第傳并女壻陳敬濟等約二十餘人

男客有名者一十三人後

清明節止有

堂客請了張團練娘子張親家母喬大戶娘



子朱臺官娘子尚舉人娘子吳大姪子二姪子楊姑娘  
 姥姥花大姪子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崔本  
 妻段大姐女客十四人後清明節且大姪子一人此并家處持筆一描總爲清明節預爲反親也  
 中吳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西門大  
 姐本家七人後清明節止樓月兩人春梅迎春玉簫蘭香奶子如意兒抱  
 着官哥兒五人至清明節止有如意一人而裏外也有二春梅自來永福不在此內算帳也  
 十四五頂轎子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孩子且不消叫他  
 往坡上去罷一來还不曾過一週二者劉婆子說這孩子  
 顛門还未長滿膽兒小這一到坡上路遠只怕號着他依  
 着我不叫他去留下奶子和老馮在家和他做伴兒只叫



娘母子一個去罷。西門慶不聽便道：「此來爲何？」點他娘兒

兩個不到坟前與祖宗磕頭兒去。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

說可？可就是孩子顛門未長滿，叫奶子用被兒裹着，在轎

子裡按的孩兒牢牢的，怕怎的？那月娘便道：「你不聽人說，

隨你從清早晨堂客都從家裡取齊，起身上了轎子，無辭

出南門到五里外祖坟上，遠遠望見青松鬱鬱，翠柏森森，

新蓋的坟門兩邊坡峯上去，週闌石牆，遙望中景象當中甬道

明堂神臺香爐燂臺都是白玉石鑿的。坟門上新安的牌

扁大書錦衣武畧將軍西門氏先塋。坟內正面土山環抱，

林樹交枝。寫來便活是一坟塋又西門慶穿大紅冠帶，



設猪羊祭品桌席祭奠官客祭畢堂客繼祭叩器鑼鼓一  
齊打起來那官哥兒說有的在奶子懷裡磕伏着只倒咽氣  
不敢動一動兒驚又一月娘便叫李大姐你還不叫奶子抱  
了孩子往後邊去哩你看說的那腔兒我說且不叫孩兒  
來罷怎強的貨只管叫抱了他來你看說的那孩兒這模  
樣李瓶兒連忙下來分付玳安且叫把鑼鼓住了連忙攙  
掇掩着孩兒耳朶快抱了後邊去了須臾祭畢徐先生念  
了祭文燒了紙西門慶邀請官客在前客位月娘邀請堂  
客在後邊捲棚內繇花園進去兩邊松墻竹徑週圍花草  
一望無際正是



桃紅柳綠鶯梭織

都是東君造化成

當下扮戲的在捲棚內扮與堂客們瞧

堂客

四箇小優兒在

前廳官客席前彈唱

官客

四箇唱的輪番遞酒

官客

春梅玉簫

蘭香迎春四個都在堂客上邊

堂客兩路分寫如火如錦與後玳安厨下生火迥然

不執壺斟酒就立在大姐桌頭同吃湯飯點心吃了一回

與後小玉如意潘金蓮與玉樓大姐李桂姐吳銀兒同往

打扮列坐遙照

花園裏打了回鞦韆原來捲棚後邊西門慶收拾了一明

兩暗三間房兒裏邊鋪陳床帳擺放桌椅梳籠抵鏡粧臺

之類預備堂客來上坟在此梳粧歇息糊的猶如雪洞般

乾淨懸桂的書畫琴棋瀟灑奶子如意兒看守官哥兒正



在那酒金床炕上鋪着小褥子兒，睡迎春也在傍和他頑。  
 要只見潘金蓮獨自從花園驀地走來，手中拈着一枝桃  
 花兒。文字隨處生枝看見迎春便道：你原來這一日沒在上邊伺  
 候迎春，道有春梅蘭香玉蕭在上邊哩。俺娘叫我下邊來，  
 看哥兒就拿了兩碟下飯點心，與如意兒吃。奶子見金蓮  
 來，就抱起官哥兒來。金蓮便戲他說道：小油嘴兒，頭裡見  
 打起鑼鼓來，說的不作聲。原來這等小膽兒，于是一面解  
 開藕絲羅襖兒，接過孩兒抱在懷裡，與他兩個嘴對嘴親  
 嘴兒。忽有陳敬濟掀簾子走入來，看見金蓮鬧孩子頑耍，  
 便也鬧那孩子。金蓮道：小道士兒，你也與姐夫親個嘴兒。



開端可霎作怪、那官哥兒便嬉上、望着他笑敬濟不繇分說、  
把孩子就樓過來、一連親了幾個嘴兒、金蓮罵道、怪短命、  
誰家親孩子嘴、把人的鬚都抓亂了、敬濟笑戲道、你還說、  
早時我沒錯、了哩金蓮听了、恐怕奶子瞧見、便戲發訕、  
將手中食的扇子倒過柄子來、向他身上打了一下、打的  
敬濟鯽魚般跳罵道、怪短命、誰和你那等調嘴調舌的、敬  
濟道、不是你老人家摸量、惜些情見、人身上穿着恁單衣  
裳就打恁一下、金蓮道、我平白惜甚情見、今後惹着我、只  
是一味打、今後妙絕如意兒見他頑的、誚連忙把官哥兒接過、  
金蓮與敬濟兩個還戲謔做一處、金蓮將那一柄



挑花兒做了一個圈兒帽

敬濟帽子上

即將花兒

綴一段小文字

走出去正僮孟玉樓和入姐桂姐三個從那邊來

大姐看見便問是誰幹的管生敬濟取下來去了一聲兒也沒言語堂客前戲文扮了四折但見

意外日光彈指過

席前花影座間移

看看天色晚來西門慶分付賁四先把抬轎子的每人一  
 碗酒四個燒餅一盤子熟肉分散停當了然後纔把堂客  
 轎子起身管家起馬在後來與兒與厨役慢慢的抬食盒  
 然後玳安來安画童棋童兒跟月娘衆人轎子琴童并四  
 名掛軍跟西門慶馬奶子如意兒獨自坐一頂小轎懷中



抱着哥兒、用根綆得緊緊的進城、月娘還不放、心又使回  
郎童兒來、叫他跟隨着、勿于轎子、恐怕進城人亂、且說月  
娘轎子進了城、就與喬家那邊衆堂客轎子、分路來家、先  
下轎進去、半日西門慶陳敬濟、纔到家、下馬只見平安兒  
迎門就稟說、文字度法今日掌刑夏老爹親自下馬到廳問了  
一遍去了、落後又差人問了兩遍、不知有甚勾當、西門慶  
听了心中猶豫、到于所上、只見書童兒在傍接大服、西門  
慶因問今日你夏老爹來、留下甚麼話來、書童道、他也没  
說出來、只問爹往那去了、使人請去、我有句要緊話兒、說  
小的便道、今日都往坟上燒紙去了、至晚纔來、夏老爹後



我到午上還來落後，又差人來問了兩遭，小的說還未來哩。西門慶心下轉道：却是甚麼正疑惑之間，只見平安來報，夏老爹來了。那時已有黃昏時分，只見夏提刑便衣披巾，兩個伴當跟隨，下馬到于所上，敘禮說道：「長官今日往寶庄去來。」西門慶道：「今日祭掃先塋，不知長官下降，失迎，恕罪。」夏提刑道：「有一事敢來報與長官知道。」因說：「咱們往那邊客位內坐去罷。」西門慶令書童開捲棚門，請往那里說話。左右都个下去。夏提刑道：「今朝縣中李大人到學生那裡，如此這般說。」大巡新近有叅本上東京，長官與學生俱在叅例。學生令人抄了箇底本在此，與長官看。」西



門慶聽了，大驚失色，急接過底本，起來燈下觀看。端的上面寫着甚言詞。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曾孝序一本，叅劾貪肆不職武官乞賜罷黜，以正法紀。事臣聞巡蒐四方，省察風俗，乃

天子巡狩之事也。彈壓官邪，振揚法紀，乃御史糾政之職也。昔春秋載大王巡狩，而萬邦懷保，民風協矣。王道彰矣，四民順矣。

聖治明矣。臣自去年奉

命巡按山東齊魯之邦，一年將滿，歷訪方面，有司文武



官員賢否頗得其實茲當差滿之期敢不循例甄別  
爲我

皇上陳之除叅劾有司方面官員另具疏上請叅照山  
東提刑所掌刑金吾衛正千戶夏延齡翦茸之材貪  
鄙之行久干物議有玷班行昔者典牧

皇畿大肆科擾被屬官陰發其私今省理山東刑獄復  
著狼貪爲同僚之箝制縱子承恩冒籍武舉倩人代  
考而士風掃地矣信家人夏壽監索班錢被軍騰詈  
而政事不可知乎接物則奴顏婢膝時人有丫頭之  
稱問事則依違兩可羣下有木偶之誚理刑副千戶



西門慶本係市井棍徒，夤緣陞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爲之不清，携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爲之有玷。至于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欢淫，而行簡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爲掩飾，而贓跡顯著。將西門罪案畧總一二此二臣者，皆貪鄙不職，久垂清議，一刻不可居住者也。伏望

聖明垂听

勅下該部再加詳查。如果臣言不謬，將延齡等亟賜罷官，常有賴而俾



明爲生子如官對照一冷

西門慶看了一遍說的面七相觀默七不言夏提刑道長官似此如何計較西門慶道常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事到其間道在人爲少不的你我打點禮物早差人上東京央及老爺那里去于是夏提刑急作辭到家拏了二百兩銀子苗青之錢如此用兩把銀壺西門慶這裏是金鑲玉寶石石闊粧一條三百兩銀子苗青之錢如此用夏家差了家人夏壽西門慶這裏是來保將禮物打包端正西門慶寫了一封書與翟管家兩箇早催了頭口星夜往東京幹事去了不題且表官哥兒自從坟上來家夜間只是驚哭不肯吃奶但吃下奶去就吐了慌的李瓶兒走來告訴月娘月娘道



我那等說、还未到一週的孩子、且休帶他出城門去、濁渾  
貨他生死不依、只說今日坟上祭祖、爲甚麼來不叫他娘  
兒兩個走、只像那裏撫了分兒一般、睜着眼和我兩個  
叫如今却怎麼好、李瓶兒正没法兒擺佈、兄西門慶又因  
巡按叅了和夏提刑在前邊說話、往東京打點幹事、心上  
不遂、家中孩子又不好、不好事亦在一塊月娘使小廝叫刘婆子  
來看、又請小兒科太醫開門闔戶、乱了一夜、刘婆子看了  
說哥兒着了些驚氣入肚、又路上撞見五道將軍、不打緊、  
買些紙兒、退送退送、就好了、又留了兩服朱砂丸、藥兒用  
薄、清心湯送下去、那孩兒方纔寧貼、睡了一覺、不驚哭



吐奶了，只是身上熱，还未退。李瓶兒連忙拿出一兩銀子，  
 叫刘婆子備紙去。後又帶了他老公，理星一還和一個師  
 婆來，在捲棚內與哥兒燒紙跳神。那西門慶早五更打發  
 來保、夏壽起身，就亂着和夏提刑往東平府胡知府那裏  
 打听提苗青消息去了。吳月娘聽見刘婆說，孩兒路上着  
 了驚氣，甚是抱怨。如意兒說他不用心看孩兒，想必路上  
 轎子裏唬了他了。不然怎的就不好起來？自是贈桃時如  
 意兒道：「我在轎子裏將被兒包得緊，上的又沒碯着他娘，  
 叫画童兒來跟着轎子，他还好好的。」我接着他睡，只進城  
 七八到家門首，我只覓他，打了箇冷戰到家就不吃奶哭。  
與西門、門、死、黑、影、一、映、



起來了、按下這裏家中燒紙與孩子下神、且說來保夏壽  
一路僨行、只六日、就赶到東京城內、到太師府內、見了翟  
管家、將兩家禮物、交付明白、翟謙看了西門慶書信、說道  
曾御史叅本、还未到哩、你且住兩日、如今老爺新近條陳  
了七件事、旨意还未曾下來、待行下這個本去、曾御史本  
到、等我對老爺說、交老爺閣中、只批與他該部知道、我這  
裡差人再拿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把他的本、只不稟上  
來、交你老爹、只顧放心、管情一些事兒、沒有、于是把二人  
官待了酒飯、還歸到客店安歇、等听消息、一日蔡太師條  
陳本、聖旨准下來了、來保央府中門吏、暗暗抄了個邸報、



世能臣帶回家與西門慶瞧不在話下一日等的翟管家寫了回書與了五兩銀子盤纏與夏壽取路回山東清河縣來到家中西門慶正在家就心不下那夏提刑一自一遍來問信聽見來保三人到了叫至後邊問他端的來保對西門慶悉把上項事情訴說了一遍道翟爹看了爹的書便說此事不打緊叫你爹放心見今巡按也滿了另點新巡按下來了況他的叅本还未到等他本上時等我對老爺說了隨他本上叅的怎麼重只批該部知道老爺這裏再拿帖兒分付兵部余尚書只把他的本立了案不覆上去隨他有撥天大本事也無妨西門慶听了方纔心中



放下因問他的本怎還不去來保道俺們一去時晝夜馬  
上行去只五日就赶到京中可知在他頭裡俺們回來見  
路上一簇响鈴驛馬背着黃包袱插着兩根雉尾兩面牙  
旗怕不就是巡按衙門進送實封總到了

曾公未免疎畧  
且又遲緩然正

是文字頃挫  
挽回地步

西門慶道得他的本上的遲事情就停當了

我只怕去遲了來保道爹放心管情沒事小的不但幹了

這件事又打听得兩樁好事來

用筆真有龍跳虎脫  
之勢看來總不由人

報爹

知道西門慶問道端的何事來保道大師老爺新近條陳

了七件事旨意已是准行如今老爺親家戶部侍郎韓爺

題准事劍在陝西等三邊開引種塩各府州郡縣設立義



倉官糶糧米令民間上上之戶赴倉上米討倉鈔派給鹽引文塩舊倉鈔七分新倉鈔三分咱舊時和喬親家爹高陽關上納的那三萬糧倉鈔派三萬塩引戶部坐派如今蔡狀元又點了兩淮巡塩不日離京倒有好些利息西門慶所言問道真個有此事來保道爹不信小的抄了個底報在此向書篋中取出來與西門慶觀看因見上面許多字樣字樣二字妙絕是不識字人眼中物也前边叫了陳敬濟來念與他听陳敬濟念到中間只要結住了還有幾個眼生字不認的又映敬濟旋叫了書童兒來念那書童倒還是門子出身蕩七如流水不差直念到底大約上面奏着



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魯國公蔡京一本爲陳愚  
見竭愚衷收人才臻實効足財用便民情以隆  
聖治事

第一日罷科舉取士悉錄學校陞貢

二日罷講議財利司

三日更塩鈔法

四日制錢法

五日行結糶俵糶之法

西門慶听了又看了翟管家書信已知禮物交與了白蔡  
不日往此經過心中不勝歡



喜一面打發夏壽回家報與你老爹知道一面賞了來保  
五兩銀子兩瓶酒一方肉回房歇息不在話下正是樹大  
招風風損樹人爲名高名喪身有詩爲証

得失榮枯命裡該  
胸中有志終須至

皆因年月日時栽  
囊內無財莫論才



風雨不常終影至

藥山無根其偏木

事失其時命野茹

昔因平日日耕茹

六以陳情以應各情谷好良所藉為請

一丈肉四歲爆息不盡請不五具殊大

回家辨與於茶後快然一而實丁來野



第四十九回

此回敘二巡按之榮。却都是求榮者之地步也。總爲西門生色。閒中點綴董嬌兒。又爲杜兒銀兒等一襯也。

玉皇廟諸人出身也。故旌兒以玉皇廟邀子虛上會時。出金蓮以玉皇廟元壇座下之虎出。而春梅又以天福來送玉皇廟會分月娘。叫大了頭時出。然則三人俱發源于玉皇廟也。至于永福寺。金蓮埋于其中。春梅逢故主于其內。而月娘孝哥俱于永福寺討結。果獨于旌兒。未有永福寺之瓜葛也。不知其于此回



內已爲旣兒結果于永福之因矣。何則。旣兒病以旌  
僧藥。上固用永福寺中求得。然則旣兒獨早結于永  
福寺矣。故玉皇廟永福寺是一部大起結。

後半旌僧一篇文字。能句上以現身二字讀之。方知  
其筆之妙也。

施藥必現身者。見西門之死。全以此物之妄施故耳。



第四十九回

請巡按屈体求榮

遇梵僧現身施藥

詩曰

雅集無兼客。

高情冷二難。

一尊傾智海。

八十擅吟壇。

話到如生旭。

霜來恐不寒。

爲行王舍乞。

玄屑帶雲餐。

話說夏壽到家回覆了話。夏提刑隨卽就來拜謝西門慶。說道：「長官活命之恩，不是託賴。長官餘光，這等大力量，如何了得？」西門慶笑道：「長官放心，料着你我沒曾過爲，隨他。」



說去老爺那里自有箇明見

小人自以爲如此

一面在所上放桌

留飯談笑至晚方纔作辭回家到次日依舊入衙門裏

理事不在話下却表巡按曾公見本上去不行就知道二

言打點了心中忿怒因蔡大師所陳七事內多舛訛皆揭

下益上之事卽赴京見朝覆命上了一道表章極言天下

之財貴于通流取民膏以聚京師恐非太平之治民間結

糶俵糶之法不可行常十大錢不可用塩鈔法不可屢更

臣聞民力殫矣誰與守那

至

蔡京大怒奏上徽宗天子說

他大肆倡言阻撓國事將曾公付吏部考察黜爲陝西慶

州知州陝西巡按御史來盤就是學士蔡攸之婦兄也太



師陰令盤就劾其私事逮其家人報陳成誠將孝序除名  
 竄于嶺表以報其仇此係後事表過不題再說西門慶在  
 家一面使韓道國與喬大戶外甥崔本拿倉鈔早往高陽  
 關戶部韓爺那里趕着掛號留下來保家中定下果品預  
 備大桌面酒席打聽蔡御史船到一日來保打聽得他與  
 巡按朱御史船一同京中起身會公去而此輩來矣都行至東昌府  
 地方使人來家通報這裡西門慶就會夏提刑起身來保  
 從東昌府船上就先見了蔡御史送了下程然後西門慶  
 與夏提刑出郊五十里迎轎到新河口地名百家村先到  
 蔡御史船上拜見了備言迎請家公之事蔡御史道我知



道一定同他到府那時東平胡知府及合屬州縣方面有  
司軍衙官員吏典生員僧道陰陽都具連名手本伺候迎  
接帥府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都領人馬披執跟隨清蹕  
傳道雞犬皆隱跡鼓吹迎接宋巡按進東平府察院各處  
官員都見畢呈遞了文書安歇一夜到次日只見門吏來  
報巡鹽蔡爺來拜宋御史連忙出迎敘畢禮數分賓主坐  
下獻茶已畢宋御史便問年兄幾時方行蔡御史道學生  
還待一二日因告說清河縣有一相識西門千兵乃本處  
巨族爲人清慎富而好禮亦是蔡老先生門下與學生有  
一面之交蒙他遠接學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



問道是那箇西門千兵蔡御史道他如今見是本處提刑  
千戶昨日已叅見過年兄了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來看  
見西門慶與夏提刑名字說道此莫非與翟雲峯有親者  
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見在外而何候要央學生奉陪年  
兄到他家一飯未審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學生初道  
此處只怕不好去得蔡御史道年兄怕怎的既是雲峯分  
上你我走走何害一路問答真不可使妻妾聽見于是分付看轎就一同  
起行一而傳將出來西門慶知了此消息與來保賁四騎  
快馬先奔來家預備酒席門首搭照山綵棚兩院樂人奏  
樂叫海鹽戲并雜耍承應原來宋御史將各項伺候馬



都令散了、只用幾箇藍旗清道、官吏跟隨、與蔡御史坐兩  
頂大轎、打着雙簷傘、同往西門慶家來、當時哄動了東平  
府、大開了清河縣、都說巡按老爺也認的西門大官人來、  
他家吃酒來了、開中熱筆慌的周守備、荆都監、張團練、各領本

哨人馬、把住左右街口、伺候西門慶青衣冠帶、遠遠迎接、  
兩邊鼓樂吹打到大門首、下了轎進去、宋御史與蔡御史  
都穿着大紅獬豸繡服、烏紗皂履、鶴頂紅帶、從人執着兩  
把大扇、只見五間廳上、湘簾高捲、錦屏羅列、正面擺兩張  
吃看桌、席高頂方糖定勝簪、盤十分齊整、二官揖讓進廳、  
與西門慶敘禮、蔡御史令家人具贊見之禮、兩端明袖一



部文集四袋芽茶一方端溪硯宋御史只投了個鮮紅單  
拜帖上書侍生宋喬年拜向西門慶道久聞芳譽學生初  
臨此地尚未盡情不當取擾若不是蔡年兄邀來進拜何  
以幸接尊顏慌的西門慶倒身下拜說道僕乃一介武官  
屬于按臨之下今日幸蒙清顧蓬華生光于是鞠躬展拜  
禮容甚謙宋御史亦答禮相還敘了禮數當下蔡御史讓  
宋御史居左他自在右有東道焉西門慶垂首相陪茶湯獻罷  
皆下簫韶盈耳鼓樂喧闐動起樂來西門慶遞酒安席已  
畢下邊呈獻割道說不盡餚列珍羞湯陳桃浪端的歌舞  
聲容食前方丈兩位轎上跟從人每位五十瓶酒五百點



心一百斤熟肉都領下去家人吏書門子人等另在廂房中管待不必細說當日西門慶這席酒也費勾千兩金銀那宋御史又係江西南昌人爲人浮躁只坐了沒多大回听了一摺戲文就起來慌的西門慶再三固留蔡御史在傍邊說年兄無事再稍坐一時何遽回之太速耶宋御史道年兄还坐坐學生还欲到察院中處分些公事拿身分西門慶早令手下把兩張桌席連金銀器已都裝在食盒內共有二十抬叫下人夫伺候宋御史的一張大桌席兩罈酒兩牽羊兩對金絲花兩疋段紅一副金臺盤兩把銀執壺十個銀酒盃兩個銀折盃一雙牙筯蔡御史的也是一



般的都遞上揭帖宋御史再三推道這個我學生怎麼敢  
領因看着蔡御史蔡御史道年兄貴治所臨自然知道我  
學生豈敢當之西門慶道些須微儀不過侑觴而已何爲  
見外比及二官推讓之次而桌席已抬送出門矣宋御史  
不得已方令左右收了揭帖向西門慶致謝說道今日初  
來識荆既擾盛席又承厚贐何以克當餘容晷報不忘也  
比會公因向蔡御史道年兄還坐坐學生告別于是作辭  
何如起身西門慶還要遠送宋御史不肯急令請回舉手上轎  
而去西門慶回來陪侍蔡御史辭去冠帶請去捲棚內候  
坐因分付把樂人都打發散去只留下戲子西門慶令左



右重新安放桌席擺設珍羞菓品上來二人飲酒蔡御史  
道今日陪我這宋年兄坐便僭了又叨盛筵并許多酒器  
何以克當西門慶笑道微物惶恐表意而已因問道宋公  
祖尊號蔡御史道號松原松樹之松原泉之源又說起頭  
裡他再三不來被學生因稱道四泉盛德與老先生那邊  
相熟他終來了他也知府上與雲峯有親西門慶道想必  
翟親家有一言于彼我觀宋公爲人有些蹊蹊如西是走  
奉人摹頭  
不着心事蔡御史道他雖故是江西人倒也沒甚蹊蹊處只是  
今日初會怎不做些模樣說畢笑了西門慶便道今日晚  
可老先生不同船上去罷了蔡御史道我明早就要開船



長行西門慶道請不棄在舍留宿一宵明日學生長事  
賤蔡御史道過蒙愛厚因分付手下人都回門外去罷  
早來接衆人都應諾去了只留下兩個家人伺候西門慶  
見手下人都去了走下席來叫玳安兒附耳低言如此這  
般卽去院裡坐名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兩個打後門裡  
用轎子抬了來休交一人知道那玳安一面應諾去了西  
門慶復上席來陪蔡御史吃酒海鹽子弟在梅歌唱西門  
慶因問老先生到家多少時就來了令堂老夫人起居康  
健麼蔡御史道老母到也安學生在家不覺荏苒半載回  
來見朝不想被曹不論劾將學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



史館者一時皆黜授外職學生便選在西臺新點兩進巡  
鹽朱年兄便在貴處巡按也是蔡老先生門下西門慶  
道如今安老先生在那里蔡御史道安鳳山他已陞了工  
部主事往荊州催餉皇木去了也待好來說畢西門慶  
叫海塩了弟上來遞酒蔡御史分付你唱個漁家傲我听  
子弟排手在傍正唱着只見玳安走來請西門慶下邊說  
話玳安道叫了董嬌兒韓金釧兒打後門來了必叫二人  
是不相知  
者在娘房裡坐着哩西門慶道你分付把轎子抬過一边  
纏好玳安道抬过一边了這西門慶走至上房兩個唱的  
到前轎頭西門慶道今日請你兩個來晚夕在出子下扶



侍你蔡老爹他如今見做巡按御史，你不可怠慢。侍他自然耐荅你韓金釧兒，笑道：「爹不消分付俺，每知道西門慶因戲道：『他南人的營生好的，是南風。你每休要扭手扭腳的。』」董嬌兒道：「娘在這裡听着爹你老人家羊角蔥，靠南牆越發老竦了。」王府門首磕了頭，俺們不吃這井裡水了。」西門慶笑的往前邊來，走到儀門首，只見來保和陳敬濟拿着揭帖走來，與西門慶看，說道：「剛經喬親家爹說，趣着蔡老爹這回閑，爹倒把這件事對蔡老爹說了罷。只怕明日起身忙了。」  
大是能事叫姐夫寫了俺兩個名字在此。西門慶道：「你跟了來上保，跟到捲棚桶子外邊站着。」西門慶



飲酒中間因題起有一事在此不敢于瀆蔡御史道四泉  
有甚事只顧分付學生無不領命西門慶道去歲因舍親  
在边上納過些粮草坐派了些鹽引正派在貴治楊州支  
鹽望乞到那里青日青日早些支放就是愛厚因把揭帖  
遞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寫着商人來保崔本舊派淮鹽  
三萬引乞到日早掣蔡御史看了笑道這個甚麼打緊一  
面把來保叫至跟前跪下分付與你蔡爺磕頭蔡御史道  
我到揚州你等徑來察院見我比別的商人早掣一個  
月人情如此西門慶道老先生下顧早放十日就勾了蔡御史  
把原帖就袖在袖内一面書童邊斟上酒子弟又唱上



畢已有掌灯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因  
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  
後邊更衣于是從花園裡遊玩了一回讓至翡翠軒那里  
又早擺簾低簇銀燭熒煌設下酒席海鹽戲子西門慶已  
命打發去了書童把捲棚內家活收了關上角門只見兩  
個唱的盛粧打扮立於堦下向前捧燭也似磕了四個頭  
但見

綽約容顏金縷衣

香塵不動下階墀

時來水濺羅裙濕

好似巫山行雨歸

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如何這



等愛厚恐使不得喜極矣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

何異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

高致矣于是月下與二妓携手恍若劉阮之入天台因進

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西門慶即

令書童連忙將端溪硯研的墨濃上的拂下錦箋這蔡御

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

揮而就作詩一首詩曰

不到君家半載餘

軒中文物尚依稀

兩過書童開藥圃

風回仙子步花臺

飲將醉處鐘何急

詩到成時漏更催



此去又添新悵望

不知何日是重來

寫畢教書童描于壁上以爲後日之遺焉因問二妓你等

叫甚名字一個道小的姓董名喚嬌兒他叫韓金釧兒蔡

御史又道你二人有號沒有董嬌兒道小的無名娼妓那

討號來蔡御史道你等休要太謙問至再三韓金釧方說

小的號玉卿董嬌兒道小的賤號藏仙蔡御史一聞微曲

所爲問到、玉藏仙、花、士了也

二字心中甚喜遂留意在懷令書童取棋桌來擺下棋子

蔡御史與董嬌兒兩圍着棋西門慶陪侍韓金釧兒把金

樽在旁邊遞酒書童歌唱蔡御史贏了一盤棋董嬌兒吃

過又回奉蔡御使一杯韓金釧這里也遞與西門慶一杯



陪飲飲了酒二人又下董嬌兒贏了連忙遞酒一杯與蔡御史西門慶在傍又陪飲一杯飲畢蔡御史道四泉夜深了不勝酒力于是走出外邊來姑立在花下那時正是四月半頭月色纔上西門慶道老先生天色還早哩還有韓金釧不曾賞他一杯酒蔡御史道正是你喚他來我就此在下立飲一杯于是韓金釧拿大金桃杯滿斟一杯用纖手捧遞上去董嬌兒在傍捧菓蔡御史吃過又斟了一杯當與韓余釧兒因告辞道四泉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過去罷于是與西門慶握手相語說道賢公盛情盛德此心懸七非斯文骨肉

讀書者專會以二字許人守何以至錢場福有禍分肖受二字



此向日所貸學生耿耿在心在京已與雲峰表過倘我後  
日有一步寸進斷不敢有辜盛德西門慶道老先生何出  
此言到不消介意韓金釧見他一手拉着董嬌兒知局就  
往後邊去了到了上房裏月娘問道你怎的不陪他睡來  
了韓金釧笑道他留下董嬌兒了我不來只管在那里做  
甚麼良久西門慶亦告了安置進來叫了來興兒分付明  
日早五更打發食盒酒米點心下飯叫了廚役跟了每門  
外永福寺去與你蔡老爹送行叫兩個小優兒答應休要  
誤了來興兒道家裏二娘上壽沒有人看西門慶道留下  
書童兒買東西叫厨子後邊大灶上做罷不一時書童玳



安歇下家活來又討了一壺好茶往花園裏去與蔡老爹  
漱口翡翠軒書房床上鋪陳衾枕俱各完備蔡御史見董  
嬌兒手中拿着一把湘妃竹泥金扇面兒上面水墨畫着  
一種湘蘭平溪流水董嬌兒道敢煩老爹賞我一首詩在  
上面蔡御史道無可爲題就指着你这薇仙號于是燈下  
拈起筆來寫了四句在上

小院閑庭寂不譁

一他月上浸窓紗

邂逅相逢天未晚

紫薇郎對紫薇花

寫畢那董嬌兒連忙拜謝了兩個收拾上床就寢書童玳  
安與他家人亦明間裏睡一宿晚景不題次日早晨蔡御



史賞了董嬌兒一兩銀子用紅紙大包封着到于後邊拿與西門慶瞧西門慶笑說道文職的營生他那里有大錢與你這個就是上上簽了因交月娘每人又與了他五錢銀子從後門打發去了書童盥洗面水打發他梳洗穿衣西門慶出來在廝上陪他吃了粥手下又早伺候轎馬來接與西門慶作辭謝了又謝西門慶又道學生昨日所言之事老先生到彼處學生這裏書去千萬留神一二足勿不淺蔡御史道休說賢公華扎下臨只盛价有片紙到學生無不奉行可說畢二人同上馬左右跟隨出城外到于永福寺借長老方丈擺酒餞行來興兒與廚役早已安排



桌席停當，李銘、吳惠兩個小優彈唱數杯之後，坐不移時。蔡御史起身，夫馬坐轎，在于三門外伺候。臨行，西門慶說起苗青之事，乃學生相知，因註誤在舊大巡曾公案下，行牌往揚州案候捉他。此事情已問結了，倘見宋公望乞借重一言，彼此感激。蔡御史道：「這個不妨，我見宋年兄說，設使就提來放了他去，就是了。」西門慶作揖又謝了，看官听說，後來宋御史往濟南去，河道中又與蔡御史會在那船上。公人揚州提了苗青來，蔡御史說道：「此係曾公手裏案外的，你管他怎的？」遂放回去了。到下詳去，東平府還只把兩個船家決不待時，安童便放了。冷案已結正是



公道人情兩是非

人情公道最難爲

若依公道人情失

順了人情公道虧

當日西門慶要送至船上蔡御史不肯說道賢公不消遠

送只此告別西門慶道萬惟保重容差小份問安塩引說

畢蔡御史上轎而去西門慶回到方丈坐下長老走來合

掌問訊遙茶西門慶答禮相還見他雪肩交白便問長老

多大年紀長老道小僧七十有四西門慶道到還這等康

健因問法號長老道小僧法名道堅便又問有幾位徒弟

長老道止有兩個小徒本寺也有三十餘僧行西門慶道

這寺院也寬大只是欠修整長老道不瞞老爹說這座寺



原是周秀老爹蓋造伏脉長住裏沒錢糧修理丟得壞了福家

寺葬金蓮却先死西門與驍兒是西門慶道原來就是你

王皇廟熱之源永福寺冷之穴也又伏

守備府周爺的香火院我見他家庄子不遠不打緊處你

寫了。你周爺寫個緣簿別處也再化些我也資助你些布

施道堅連忙又合掌問訊謝了西門慶分付玳安兒取二

兩銀子謝長老今日打撓道堅道小僧不知老爹來不曾

預備齋供西門慶道我要往後邊更衣去道堅連忙叫

小沙彌開門西門慶更了衣因見方丈後面五間大禪堂

有許多雲遊和尚在那里敲着木魚看經西門慶不因不

緣信步走入裡面觀看見一個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搗換



有。生。的。豹。頭。四。眼。着。色。若。紫。肝。着。戴。了。雜。蠟。籠。兒。着。穿。  
 領。肉。紅。直。殺。着。頭。下。髭。鬚。亂。拈。着。頭。上。有。一。溜。光。簷。着。就。  
 是。個。形。容。古。怪。真。羅。漢。未。除。火。性。獨。眼。龍。着。在。禪。床。上。旋。  
 定。過。去。了。垂。着。頭。着。把。脖。子。縮。到。腔。子。裡。着。鼻。孔。中。流。下。  
 玉。筋。來。着。西。門。慶。口。中。不。言。心。中。暗。道。此。僧。必。然。是。個。有。  
 手。段。的。高。僧。不。然。如。何。有。此。異。相。等。我。叫。醒。了。問。他。個。端。  
 的。于。是。高。聲。叫。那。位。僧。人。你。是。那。里。人。氏。何。處。高。僧。叫。了。  
 頭。一。聲。不。答。應。第。二。聲。也。不。言。語。第。三。聲。只。見。這。個。僧。人。  
 在。禪。床。上。把。身。子。打。了。個。挺。象。伸。了。伸。腰。可。睜。開。一。隻。眼。  
 象。跳。將。起。來。可。向。西。門。慶。點。了。點。頭。兒。象。可。狠。粗。聲。應。道。一。



萬言人物此僧

你問怎的貧僧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

獨頭然寫出

西域天竺國密

林

着齊腰峯

着寒庭寺下來的梵僧

雲遊至此施藥濟人官人你叫我有甚話說西門慶道你

既是施藥濟人我問你求些滋補的藥兒你有也沒有梵

僧道我有我有又道我如今請你到家你去不去梵僧道

我去我去西門慶道你說去卽此就行那梵僧直豎起身

來向床頭取過他的鉄拄杖來拄着背上他的皮搭襖襖

襖內盛了兩個藥葫蘆兒下的禪堂就往外走西門慶分

付玳安叫了兩個馱子同師父先往家去等我就來梵僧

道官人不消如此你騎顧只顧先行貧僧也不騎頭口骨



情比你先到西門慶道已定是個有子段的高僧不然如  
何問這等朗言恐怕他走了分付玳安好友跟着他同行  
于是作辭長老上馬僕從跟隨逕直進城來家那日四月  
十七日不想是王六兒生日起手試藥之人故着他生日也王六兒生日西門瓶兒死  
日家中又是李嬌兒上壽有堂客吃酒後喇時分只見王  
六兒家没人使使了他兄弟王經來請西門慶分付他宅  
門首只尋玳安兒說話不見玳安在門首只顧立立了約  
一個時辰正值月娘與李嬌兒送院裡李媽媽出來上轎  
看見一個十五六歲扎包髻兒小廝問是那裏的那小廝  
三不知走到跟前與月娘磕了個頭說道我是韓家尋安



哥說話的、月娘問那安哥、平安在傍邊、恐怕他知道是王  
六兒那里來的、恐怕他說岔了話、向前把他拉過一边、對  
月娘說、他是韓夥計家使了來尋玳安兒、問韓夥計幾時  
來、以此哄過月娘、不言語、向後边去了、不一時、玳安與梵  
僧先到門首、走的兩腿皆酸、渾身是汗、抱怨的要不的那  
梵僧、體貌從容、氣也不喘、平安把王六兒那边使了王經  
來、請爹尋他說話、一節、對玳安兒說了一遍、道、不想大娘  
看見、早是我在傍邊、替他撻拾過了、不然就要露出馬脚  
來了、等住回娘、若問你也是這般說、那玳安走的、靜靜的、  
只顧擺扇子、妙景今日造化低也、怎的平白爹交我領了



這我禿因來好送路兒從門外手裡直走到家路上通沒  
 歇脚兒走的。我上氣兒接不着下氣兒。梵僧真有此板量然又爲浪碟一描  
 爲下蝴蝶巷作引也爹交催駢子與他騎。他又不騎。他便走着沒事  
 難爲我這兩條腿了。妙語又閑把鞋底子也磨透了。脚也踏破  
 了。攘氣的營生。平安道爹請他來家做甚麼。玳安道。誰知  
 道他說問他討甚麼藥哩。正說着。只聞喝道之聲。西門慶  
 到家看見梵僧在門首說道。吾師真乃人中神也。果然先  
 到一面讓至裏面大廳上坐。西門慶叫書童按了衣裳。換  
 了小帽。陪他坐的。吃了茶。那梵僧睜眼觀見廳堂高遠。院  
 宇深沉。門上掛的是龜背紋。鬚織抹綠珠簾。象甚地下



鋪獅子滾綉毬絨毛線毯子象甚麼堂中放一張蜻蜓腿螳螂肚肥皂色起楞的桌子狠象甚麼桌子上安着綠環樣須彌座大理石屏風又象甚麼週圍擺的都是泥鰱頭楠木靶腫筋的交奇更象甚麼兩邊掛的画都是紫竹杆兒綾邊瑪瑙軸頭還象甚麼水滸中人正是所云一片鳥東西也

鼉皮画鼓振庭堂

烏木春檯盛酒器

梵僧看畢西門慶問道吾師用酒不用梵僧道貧僧酒肉齊行西門慶一面分付小廝後邊不消看素饌拿酒飯來那時正是李嬌兒生日厨下銷饌下飯都有安放桌兒只顧拿上來吃桌邊兒放了四碟果子四碟小菜又是四碟



素酒一碟頭魚趣一碟糟脚趣一碟烏皮雞趣一碟舞鱸  
 公趣又拿上四樣下飯來一碟羊角蔥油炒的核桃肉象  
 一碟細切的餛飩樣子肉象一碟肥肥的羊貫腸象一碟  
 光溜溜的滑鰵象次又拿了一道湯飯出來一個碗內兩  
 個肉圓子夾着一條花腸滾子肉名喚一龍戲二珠湯象  
 一太盤裂破頭高裝肉包子象西門慶讓楚僧吃了叫琴  
 童拿過團靶鉤頭雞脖子壺來象打開腰州精製的紅泥頭  
 一股一股遞出滋陰捧白酒來象象傾在那倒垂蓮蓬高脚  
 鍾內象遞與楚僧那楚僧接放口內一吸而飲之金丹隨  
 卽又是兩樣添換上來一碟寸扎的騎馬腸兒象一碟醃



臘。鵝。脖子。象。又。是。兩。樣。醃。物。與。梵。僧。下。酒。一。碟。子。癩。葡。萄。

象。一。碟。子。流。心。紅。李。子。象。落。後。又。是。一。大。碗。鱸。魚。翅。與。菜。

卷。兒。象。一。齊。拿。上。來。與。梵。僧。打。散。登。時。把。梵。僧。吃。的。楞。子。

眼。兒。更。象。更。象。便。道。貧。僧。酒。醉。飯。飽。足。以。勾。了。西。門。慶。叫。左。右。

拿。過。酒。桌。去。因。問。他。求。房。術。的。藥。兒。梵。僧。道。我。有。一。枝。藥。

乃。老。君。煉。就。王。母。傳。方。非。人。不。度。非。人。不。傳。專。度。有。緣。既。

是。官。人。厚。待。于。我。我。與。你。幾。丸。罷。于。是。向。褡。裢。肉。取。出。葫。

蘆。來。傾。出。百。十。九。分。付。每。次。只。一。粒。不。可。多。了。用。燒。酒。送。

下。又。將。那。一。個。葫。蘆。兒。揭。了。取。二。錢。一。塊。粉。紅。膏。兒。分。付。每。次。只。許。用。二。庫。不。可。多。用。若。是。脹。的。慌。用。手。捏。着。兩。邊。



腿上只顧擗打百十下方得通你可樽節用之不可輕泄  
于、人、西門慶雙手接了說道我且問你這藥有何功效楚  
僧說

形如雞卵。色如鵝黃。三次者君炮煉。王母

親手傳方。外視輕如糞土。內觀貴乎玕琅。

比金金豈換。比玉玉何償。任你腰金衣紫。

任你大厦高堂。任你輕裘肥馬。任你才俊棟

梁。此藥用托掌內。飄然身入洞房。洞中春

不老。物外景長芳。玉山無頽敗。月朗夜窓

光。一戰精神爽。再戰氣血剛。不拘嬌艷寵。



十二美紅粧。交接從吾好。徹夜硬如鎗。服

久寬脾胃。滋腎又扶陽。百日鬚髮黑。千朝

体自強。固齒能明目。陽生姤始藏。恐君如

不信。拌飯與猫嘗。三日涇無度。四日熱難

當。白猫變爲黑。尿糞俱停亡。夏月當風臥

冬天水裡藏。若还不解泄。毛脫盡精光。

每服一厘半。陽興愈健強。一夜歇十女。其

精永不傷。老婦顰眉蹙。淫婦不可當。有時

心倦怠。收兵罷戰場。冷水吞一口。陽回精

不傷。快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贈與知音



客 永作保身方

西門慶听了、要問他求方兒、說道、請醫須請久傳藥、須傳方、吾師不傳于我方兒、倘或我久後用沒了、那里尋師父去、隨師父要多少東西、我與師父、因令玳安後邊快取二十兩白金來、遞與梵僧、要問他求這一枝藥方、那梵僧笑道、貧僧乃出家之人、雲遊四方、要這資財何用、官人趁早收拾回去、一面就要起身、西門慶見他不肯傳方、便道、師父、你不受資財、我有一疋五丈長大布、與師父做件衣服罷、卽令左右取來、雙手遞與梵僧、梵僧方才打問訖、謝了、臨出門、又分付不可多用戒之戒之言、畢、背上褡褳、拴



足接杖出門揚場而去正是

柱杖挑擎雙日月

芒鞋踏遍九軍州

客來計點良才



文字至五十回已一半矣。看他于四十九回內卽安一梵僧施藥。蓋爲死瓶兒西門之根。而必于諸人中先死二人者。見瓶之罄矣。凡百骸四肢其能免乎。故前五十回漸漸熱出來。此後五十回又漸漸冷將去。而于上四十九回插入却于此回特爲玳安一描生面。特特爲一百回對照也。不然作者有此閒筆爲玳安敘家常乎。

此回特寫王六兒與瓶兒試樂起。蓋爲瓶兒伏病死之由。亦爲西門伏死于王六兒之由也。恐再着金蓮



一回中難寫。故接手又寫下一回。品玉之金蓮也。文字用意之處。井井如此。而人不看。奈何奈何。

瓶兒之死。伏于試藥。不知官哥之死。亦伏于此。着其持特將博浪鼓一點。面後文觀物之哭。遙遙相照矣。夫博浪鼓。一戲物耳。一見而官哥生矣。再現而官哥不保矣。至觀物之哭。乃一點前數回之金針結穴耳。其細密如此。

此回入一薛姑子。見萬卉中有雪來說法。其凋零之象不言可知。故此回又借薛姑子全收拾杏梅等一切春色。而薛姑子特于梵僧相對也。信乎此回文字。



乃作者欲收拾以上筆墨。作下五十回結果之計也。上五十回是因。下五十回是果。

上文特起一苗員外之因。何也。蓋以前西門請惡。皆是貪色。而財字上的惡。尚未十分。惟有苗青一事。則貪財之惡。與毒武大死子虛等矣。而來保韓道國自苗青處來。拐財同去。真是一線不差。天理不爽。如此篇來。又爲孝哥作引。寫得如此行徑。月娘之醜之惡。



乃作者欲收拾以上筆墨。作下五十回結果之計也。  
上五十回是因。下五十回是果。

上文特起一苗員外之因。何也。蓋以前西門請惡。皆  
是貪色。而財字上的惡。尚未十分。惟有苗青一事。則  
貪財之惡。與毒武大死子虛等矣。而來保韓道國自  
苗青處來。拐財同去。真是一線不差。天理不爽。如此  
篇來。又爲孝哥作引。寫得如此行徑。月娘之醜之惡。  
已盡情不堪矣。







琴童潛聽燕鶯歡

王六下

眠安代光湖蝶卷

詞曰琴童

欲掩香幃論繾綣。先斂雙蛾愁夜短。催促少年郎。  
先去睡。鴛衾圖暖。須臾整頓蝶蜂情。脫羅裳恣  
情無限。留着帳前燈。時時看伊嬌面。

右調菊花心

話說那日李嬌兒上壽。觀音菴王姑子請了蓮花菴薛姑  
子來。又帶了他兩個徒弟。妙鳳。妙趣。二名合觀一笑再加  
之終安得不泄。泄入月娘知道他是個有道行的姑子。連  
趣縫安能不妙乎。



忙出來迎接見他戴着清淨僧帽披着茶褐袈裟剃的青  
旋旋頭兒生得魁肥胖大沿口脉腮進來與月娘衆人  
合掌問訊慌的月娘衆人連忙行禮見他鋪骨蒙眼拿班  
做勢口裡咬文嚼字活一日一聲只稱呼他薛爺他便叫  
月娘是在家菩薩或稱官人娘子月娘甚是敬重他那日  
大妗子楊姑娘都在這里月娘擺茶與他吃菜蔬點心擺  
了一大桌子比尋常分外不同兩個小姑子妙趣妙鳳極  
十四五歲生的甚是清俊就在他傍邊桌頭吃東西吃了  
茶都在上房內坐的聽着他講道說話只見書童見前邊  
收下家活來月娘便問道前邊那吃酒肉的和尚去了書



童道剛纔起身，爹送出他去了。吳大姑子道：「是那裏來的僧人？」月娘道：「是他爹今日與蔡御史送行，門外寺裡帶來的一個和尚，酒肉都吃的。他來甚麼藥方，與他銀子也不要錢，也不受誰知。他幹的甚麼營生？」那薛姑子聽見，便說道：「茹葷飲酒這兩件事也難斷，倒是俺這比丘尼，還有些戒行。他漢僧們那里管大藏經上不說的，如你吃他一口，到轉世過來，須還他一口。」吳大姑子道：「像俺們終日吃肉，却不知轉世有多少罪業。」薛姑子道：「似老菩薩，都是前生修來的福。」生花之舌享榮華受富貴，譬如五穀，你看天不種下，到那有秋之時，怎望收成？這里說話不題，且



說西門慶送了梵僧進來只見玳安悄悄說道頭裡韓大  
婿使了他兄弟來請爹說今日是他生日請爹好友過去  
坐坐西門慶得了梵僧藥心裡正要去和婦人試騷不想  
來請正中下懷卽分付玳安備馬使琴童先送一罈酒去  
平是徑走到金蓮房裏取了淫器包兒便衣小唱帶着服  
紗玳安跟隨徑往王六兒家來下馬到裏面就分付留琴  
童兒伺候玳安回了馬家去等家裏問只說我在獅子街  
房子裏算帳哩玳安應諾騎馬回家去了王六兒出來與  
西門慶磕了頭在傍邊陪坐說道無事請爹過來散心坐  
坐又爹送酒來西門慶道我忘了你生日今日往門



口與你上壽婦人接過來觀看却是一對金壽星兒。這道到好樣兒。連忙道了萬福。西門慶又遞與他五錢銀子。分付你秤五分。交小廝有南燒酒買一瓶來我吃。王六兒笑道：「爹老人家，別的酒吃厭了，想起來又要吃南燒酒了。」連忙秤了五分銀子，使琴童兒拿瓶買去。一面替西門慶脫了衣裳，請入房裏坐的，親自頓好茶與西門慶吃。又放小桌兒看牌耍子。看了一回，總收拾吃酒。不題。單表玳安一百回，以玳安結此回。回馬到家，因跟和尚走的乏困了，不得不爲玳安一寫也。一覺直睡到掌燈時候，總醒了，揉揉眼兒，見天晚了，走到



後邊要灯籠接爹去只顧立着月娘因問他頭裡你爹打發和尚去了也不進來換衣裳三不知就去了端的在誰家吃酒玳安道爹沒往人家去在獅子街房裏算帳哩月娘道算帳沒的算恁一日玳安道算了帳爹自家吃酒哩月娘道又沒人陪他莫不平白的自家吃酒白得妙眼見的

就是兩樣話頭裡韓道國的小廝來尋你做甚麼玳安道他來問韓大叔幾時來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又不知弄甚麼鬼玳安不敢多言月娘交小玉拿了灯籠與他分付你說家中你二娘等着上壽哩玳安應諾走到前邊舖子只見書童兒和傅夥計坐着水櫃上放着一瓶酒幾個



破碗一盤牛肚子平安兒從外拿了兩瓶鮮來正飲酒玳  
安看見把燈籠掠下說道好呀我趕着了因向書童兒戲  
道好淫婦我那里沒尋你你原來躲在這里吃酒兒書童  
道你尋我做甚麼想是要與我做半日孫子兒玳安罵道  
林林小廝你也回嘴我尋你要合你的屁股總是極力寫一浪蝶于  
是走向前按在椅子上就親嘴那書童用手推開說道怪  
行貨子我不好罵出來的把人牙花都磕破了帽子都抓  
落了人的傳報計見他帽子在地下說道新一盞燈帽兒  
交平安見你替他拾起來只怕躡了被書童拿過往炕上  
只一摔把臉通紅了玳安道好淫婦我聞你聞兒你就惱



了不繇分說掀起腿把他按在炕上儘力往他口裡呷了  
一口唾沫把酒推翻了流在水櫃上傳夥計恐怕濕了帳  
簿面連忙取手巾來抹了說道管情住回兩個頭惱了玳  
安道好淫婦你今日討了誰口裏話這等扭手扭腳書童  
的頭髮都揉亂了說道要便要笑笑賸刺刺的屣水子  
吐了人恁一口玳安道賊村秫秫你今日纔吃屣你從前  
已後把屣不知吃了多少平安篩了一甌子酒遞與玳安  
說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罷有話回來和他說映前報仇帶三分怕事意  
玳安道等我接了爹回來和他答話我不把秫秫小厮不  
擺佈的見神見鬼的他也不怕我使一些唾沫也不是人



養的我只一味乾粘春意爛漫矣于是吃了酒門班房內

叫了個小伴當拿着灯笼他便騎着馬到了王六兒家叫

開門問琴童兒爹在那里琴童道爹在屋裡睡哩于是開

上門兩個走到後邊厨下老馮便道安官兒你韓大嬸只

顧等你不見來替你留下分兒了就向厨櫃裡拿了一盤

上文餘波

馱肉一碟臘燒雞兩碗壽麵一素子酒玳安吃了一回又

讓琴童道你過來這酒我吃不了咱兩個噤了罷琴童道

留與你的你自吃罷玳安道我剛纔吃了甌子來丁于是

二人吃畢玳安便叫道馮奶子我有句話兒說你休惱我

想着你老人家在六娘那里替俺六娘當家如今在韓大

○將○瓶○兒○樂○王○六○兒○一○照○爲○此○日○同○試○樂○作○映○



嬌。這。里。又。與。韓。大。嬌。當。家。到。家。看。我。對。六。娘。說。也。不。說。是。又。  
描。寫。那。老。馮。便。向。他。身。上。拍。了。一。下。說。道。怪。倒。路。死。猴。兒。  
休。要。是。言。不。是。語。到。家。裡。說。出。來。就。叫。他。惱。我。一。生。我。也。  
不。敢。見。他。去。這。裡。玳。安。兒。和。老。馮。說。話。不。想。琴。童。走。到。臥。  
房。窻。子。底。下。悄。悄。聽。覷。原。來。西。門。慶。用。燒。酒。把。梵。僧。藥。吃。  
了。一。粒。下。去。脫。了。衣。裳。坐。在。床。沿。上。打。開。淫。器。包。兒。先。把。  
銀。托。束。其。根。來。龜。頭。上。使。了。硫。黃。圈。子。又。把。梵。僧。與。他。的。  
粉。紅。膏。子。藥。兒。盛。在。個。小。銀。盒。兒。內。升。了。有。一。厘。半。兒。安。  
放。在。馬。眼。內。登。時。藥。性。發。作。那。話。暴。怒。起。來。露。稜。跳。腦。凹。  
跟。圓。睜。橫。筋。皆。見。色。若。紫。肝。約。有。六。七。寸。長。比。尋。常。分。外。



粗大西門慶心中暗喜果然此藥有些意思婦人脫得光  
 赤條條坐在他懷裡一面用手籠搯說道怪道你要燒酒  
 吃原來幹這營生因問你是那里討來的藥西門慶把楚  
 僧與他的藥告訴一遍先令婦人仰臥床上背靠雙枕手  
 拿那話往裡放龜頭昂大濡研半晌方纔進入些須婦人  
 淫津流溢少頃滑落已而僅沒龜稜西門慶酒興發作淺  
 抽深送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婦人淫心如醉酩酊于枕  
 上口內呻吟不止口口聲上只叫大鬚鬚達達淫婦今日  
 可死也淫態是六兒非金蓮又道我央及你好歹留些工夫在後邊  
 要要西門慶于是把老婆倒蹶在床上那話頂入戶中扶



其股而極力擗礪、擗礪的連声响亮、老婆道達達、你好生  
擗打着淫婦、休要住了、再不你自家拿過灯來、照着頭要、  
西門慶于是移灯近前、令婦人在下、直舒雙足、他便騎在  
上面、兜其股、蹲踞而提之、活面出來老婆在下一手揉着花心、  
扳其股而就之、顫聲不已、西門慶因對老婆說道、等你家  
的來、我打發他和來保、崔本、揚州支塩去、支出塩來賣了、  
就交他往湖州織了絲紬來、好不好、與大兒交合時必講買賣見六兒原利財  
而爲此、西門亦老婆道、好達上、隨你交他那里、只顧去閑  
止、以日動之也、  
着忘八在家裡做甚麼、因問舖子却交誰管、西門慶道、我  
交賁四、且替他賣着、王六兒道也罷、且交賁四看着罷、這



里二人行房不想都被琴童兒窗外听了玳安從後邊來  
 見他所覷向身上拍了一下說道平白听他怎的趁他未  
 起來咱們去來琴童跟他到外邊玳安道這後面小衙衙  
 子裡新來了兩個小丫頭子我頭裡騎馬打這里過看見  
 在魯長腿屋裡一個叫金兒一個叫賽兒都不上十七八  
 歲交小件當在這里看着咱們混一回子去一面分付小  
 件當你在此所看門俺們淨上手去等裡邊等你往小衙  
 衙口兒上來叫俺們分付了兩個月亮地裡走到小巷內  
 原來這條巷喚做蝴蝶巷卷名分裡邊有十數家都是開  
 坊子吃衣飯的玳安已有酒了叫門叫了半日纔開原來



忘八正和虔婆魯長腿、在灯下拿黃杆大等子、秤銀子見  
兩個兇神也似撞進來、連忙把裏間屋裏灯一口吹滅、忘  
八認的玳安是提刑所西門老爹家管家、便請坐、玳安道、  
叫出他姐兒兩個、唱個曲兒、俺們听、就去忘八道、管家你  
來的遲了一步兒、兩個剛纔都有人了、玳安不繇分說、兩  
步就撞進裡面、只見灯也不點、月影中、無灯偏有月妙絕看見炕  
上有兩個帶白毡帽的酒太公、一個炕上睡下、那一個纔  
脫裹腳、便問道、是甚麼人進屋里來、玳安道、我替你娘的  
眼、颼的只一拳去打、的那酒子叫声阿嚨、裹腳襪子也穿  
不上、往外飛跑、那一個在炕上扒起來、一步一跌也走了、



玳安叫掌起灯來罵道賊野蠻流民他倒問我是那里  
 剛纔把毛搞淨了他的纏好平白放他去了好不好拿到  
 衙門裡交他且試試新夾棍着衙門亦爲玳安管長腿向  
 前掌上灯拜了又拜說二位管家哥上息怒他外京人不  
 知道休要和他一般見識因令金兒出來唱與二位  
 叔上听只見兩個都是一窩絲盤髻穿着洗白彩兒紅綠  
 羅裙兒向前道今日不知叔上來夜晚了二字自金蓮來  
 沒曾做得準備一面放了四碟乾菜其餘几碟都是鴨胥  
 蠶米熟鮮鹹魚猪頭肉乾板腸兒之類玳安便接着寶兒  
 賽兒賽兒可謂琴童便擁着金兒玳安看見寶兒帶着銀紅沙



香袋兒就拿袖中汗巾兒兩個換了少頃篩酒上來賽兒  
拏鍾兒斟酒通與玳安先是金兒取過琵琶來奉酒與琴  
童唱個山坡羊道

烟花寨委實的難過自不得清凉行坐逐日家迎賓待  
客一家兒吃穿全靠著奴身一個到晚來印子房錢逼  
的是我老虔婆他不管我死活在門前跼到那更深兒  
夜晚到晚來有那個問聲我那飽餓烟花寨再在上五  
載三年來奴活命的少來死命的多不繇人眼淚如梭  
有英樹上開花那是我收圓結果

金兒唱畢賽兒又斟一杯酒通與玳安兒接過琵琶來纔



待要唱

如兩唱食  
嚼蠟矣

忽見小件當來叫二八連忙起身玳安

向賽兒說俺們改日再來望你說畢出門來到王六兒家  
西門慶纏起來老婆陪着吃酒哩兩個進人廚房內問老  
馮爹尋我每來老馮道你爹沒尋只問馬來了我回說來  
了再沒言語兩個坐在厨下問老馮要茶吃每人呵了一  
甌子茶叫小件當點上燈籠牽出馬去西門慶臨起身老  
婆道爹好煖酒見你再吃上一鍾兒你到家莫不又吃酒  
西門慶道到家不吃了于是拿起酒來又吃了一鍾老婆  
便道你這一去幾時來走上西門慶道等打發了他每起  
身我總來哩說畢丫頭點茶來漱了口王六兒走到門首



西門慶方上馬歸家、却表金蓮同衆人在裡頭房內、听薛

姑子徒弟兩個小姑子、唱佛曲兒、忽想起頭裡月娘罵玳

安說兩樣話、不知弄的甚麼鬼、因回去在床上摸那淫器

包兒又沒了、

現淫婦身說法者

叫春梅問、春梅說、頭先爹在屋裡

來向床背閣抽梯內、卻了一回去了、誰知道那東西放在

那里、金蓮道、他多咱進來、我怎就不知道、春梅道、娘正往

後邊瞧薛姑子去了、爹戴着小帽兒進屋裡來、我問着他、

又不言語、金蓮道、已定拿了這行貨往院中、那淫婦家去

了、等他來家、我好生問他、因又往後邊去了、不想西門慶

來家、見夜深也沒往後邊去、琴童打着一直送到花園角



門首就往李瓶兒屋裡去了。琴童兒把衣帽交送到後邊。小玉收了月娘看見，便問道：「你爹來了？」琴童道：「爹來了。」往前邊六娘房裡去了。月娘道：「你看是有個糟道的。」這里人等着就不進來了。李瓶兒慌的走到前邊，對西門慶說道：「他二娘在後邊等着，你上壽你怎的平白進我這屋裡來了？」西門慶笑道：「我醉了。」明日罷。李瓶兒道：「就是你醉了，到後邊也接個鍾兒，你不去惹他二娘，不惱麼？」一力攛掇西門慶進後邊來。李嬌兒遞了酒。月娘問道：「你今日獨自一個在那邊房子裡坐，到這早晚？」西門慶道：「我和應二哥吃酒。」來月娘道：「可又來我說沒個人兒，自家怎麼吃？」說過就



瓶兒與王六兒起手

罷了西門慶坐不移時提起脚兒還趕到李瓶兒房裡來

金蓮與王六兒結末而西門死矣前後又遇七想

原來是王六兒那里因吃了梵僧藥被藥性把住了與老

婆弄聳了一日恰好沒曾丟身子那話越發堅硬形如鉄

杵如倍寫來使金蓮進房交迎春脫了衣裳就要和李瓶

兒睡李瓶兒只說他不來和官哥在床上已睡下了回過

頭來見是他便道你在後邊睡罷了又來做甚麼孩子絕

睡的甜甜兒的我這裡不奈煩又身上來了不方便你往

別人屋裡睡去不是只來這裡纏被西門慶摸過脖子來

就親了個嘴說道這奴才你達心裡要和你睡上兒因把

那話露出來與李瓶兒瞧吃春藥者第一瞧為藥說的李瓶兒要



不的說道耶嚙你怎麼弄的他這等大西門慶笑着告他  
 說吃了梵僧藥一節你若不和我睡我就急死了李瓶兒  
 道可怎樣的我身上纏來了兩日還沒去亦發等去了我  
 和你睡罷你今日旦往他五娘屋裡歇一夜兒也是一般  
 西門慶道我今日不知怎的一心只要和你睡我如今殺  
 個雞兒央及你央及兒再不你交了頭掇些水來洗匕和  
 我睡匕也罷西門死瓶兒在此李瓶兒道我到好笑起來你今日  
 那里吃的恁醉匕兒的來家歪斯纏我就是洗了也不乾  
 淨一個老婆的月經沾污在男子漢身上賸刺匕的也晦  
 氣我到明日死了你也只尋我又是一番卜于是吃逼勒不過



交迎春掇了水下來澡牝乾淨方上床與西門慶交會可  
霎作怪李瓶兒慢慢拍哄的官哥兒睡下只剛扒過這頭  
來那孩子就醒了一連三次李瓶兒交迎春拿博浪鼓兒  
哄着他抱與奶子那邊屋裡去了又點賭物之哭這里二人方纔  
自在頑耍西門慶坐在帳子裡李瓶兒便馬爬在他身上  
西門慶倒插那話入牝中已而灯下窺見他雪白的屁股  
兒用手抱着且細觀其出入那話已被吞進半截興不可  
遏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拽  
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  
不容毛髮臍下毳毛皆刺其股覺翕然暢美不可言瓶



兒道達達慢着些頂的奴裡邊好不疼西門慶道你既害  
 疼我丟了罷于是向桌上取過冷茶來呷了一口登時精  
 來一泄如注正是四體無非暢美一團都是陽春西門慶  
 方知梵僧有如此之妙藥睡下時已三更天氣且說潘金  
 蓮見西門慶在李瓶兒屋裡歇了只道他偷去淫器包兒  
 和他頑耍更不體察外邊勾當是夜暗咬銀牙閉門睡了  
 金蓮自有金蓮之心事月娘和薛姑子王姑子在上房宿睡王姑子  
 把整治的頭男衣胞并薛姑子的藥悄遞與月娘薛姑  
 子叫月娘揀個玉子日用酒吃下晚夕與官人同床一次  
 就是胎氣不可交一人知道月娘連忙將藥收了拜謝了



兩個姑子、

月娘又有月娘之事之心可嘆可畏

又向王姑子道、我正月裡好

不等着你不來了、王姑子道、你老人家倒說的好、這件物兒、好不難尋、虧了薛師父、也是個人家媳婦兒、養頭次娃兒、可可薛爺在那里悄、與了個熟老娘三錢銀子、纔得了、替你老人家熬礬水、打磨乾淨、兩盒鴛央新瓦、泡煉如法、用重羅篩過、攪在符藥一處、纔拿來了、月娘道、只是多累薛爺和王師父、于是每人拿出二兩銀子來相謝、說道、明日若坐了胎氣、還與薛爺一疋黃褐段子、做袈裟穿、那薛姑子合掌道、了問訊、多承菩薩好心、常言十日賣不的、一担真、一日到、賣三担假了、正是、

若教此輩成佛道、天下僧尼似水流、



若教此輩成佛道

天下僧尼似水流







若茲壯年成道

天下曾見公水派







